

上海公共租界郵政管理局登記證：二〇六號



紅茶



文藝半月刊
第十五期



文粹出版社印

人類軒輊於此可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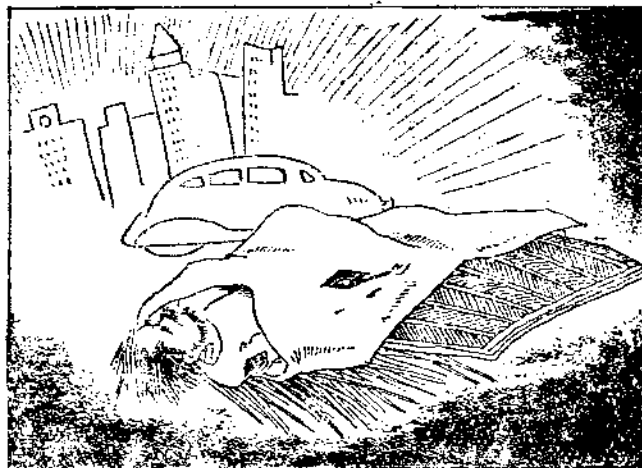
天堂與地獄
孤島之寫真

蕭劍青

本刊啓
事
秋水軒
主人，
忽有要
事離滬
，未將
「陌美
圖」銅
版交出
，祇得
暫停數
期，尙
祈讀者
諸君鑒
原。

線 寒 饑

輯 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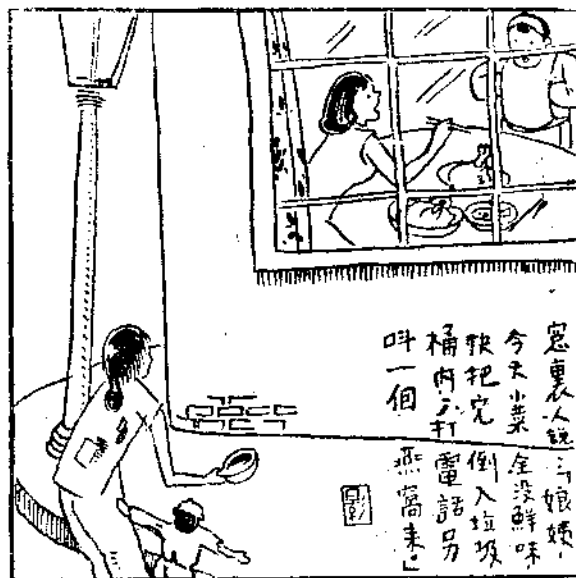


黃金市裏的暴屍

慧君

炮聲前的小家碧玉

洪荒



鬼裏人說：「娘姨，
今天小菜全沒鮮味，
快把完倒入垃圾
桶內，打電話另
叫一個燕窩來。」



「爸，那可憐的孩子在做什麼？」
「不要看他，他在玩着裝狗的把戲。」
——浪萍——



看雪人 頌



紅茶 [文藝半月刊]

第十五期

目次

封面古畫：「明祁佳豸山水」……秋水軒主人

裏封漫畫……蕭劍青

饑寒線特輯……一

過年……白蕉……三—四

永搭在弦上的箭……廓銓……五—七

嚶鳴小記：記穆木天……趙景深……六

你的生命不是你自己的……丁丁……七—八

又是一條血痕……(長篇)……胡一德……九—一四

年始年終……王玉……一五—一八

萬斛文泉館詩鈔……惲秋潭……一六—一七

阿九哥副傳……(續)……大赤……一九—二一

他山之石……傅朝陽……二二—二六

抗戰雜詠……張貞用……二四—二五

送別……岳彬……二六—二七

小車行……張穆深……二七

蠻地歷險記……野吟詩……二八—三一

手的種種……王時英……三一

粵港輪上……洪波……三二—三四

讀報八法……冷羽……三四—三五

十二月八日(日記)……尹駿……三六

划船……金戈……三七—三八

編者的話……編者……三八

中學生園地……十四篇



過年

白·蕉·



「獻子，後天到我家裏來吃夜飯，真的，你切不要客氣，同在自己的家裏一樣！你近來酒興怎樣？唔，老張昨天送給我兩瓶白蘭地酒，你準來，六點鐘！沒有約旁的人，準六點鐘啊！」老王在前天爲了要我到他的家裏去過年，特地跑來，說的那樣懇摯。昨天家熾，之敏也先後有電話來約。他們都顧念到我「無家」，友情是可感的！

「無家！」我不免嘆一口氣，十個指頭似乎自然地要握緊起來。「然而，」我又想，「這算得甚麼！多着多着！」

電話又來了，一聽是老王的，說是寂寞着在小房間裏，不如早些到他那邊去談談天那樣的話。我看看錶，剛正是五點半，好罷，我便穿上了外衣，戴上了帽子，走出了大門。

坐在電車裏，聽到無線電中的「桃花江」歌曲，漸漸由近而遠，接着又是梅蘭芳的什麼京戲，那種「中性」的喉嚨，格外珠圓玉潤！下了車，不多幾步，便看見從南京大戲院散出人來，正好像「山場」一般。幾十輛汽車，爬蟲似的都在蠕動，兩個兩個走路的人，一壁走，一壁正討論着劇情。也許是劇情的影響，頗覺得那

些散出來的男男女女，眼鋒的表情都很活潑而有韻致。雖然討人厭的叫化子，跟在後面，嘮嘮叨叨，不免掃興而欲加緊幾步，不過在聽到喊好奶奶的時候，男的卻往往得意起來，對女的一笑而慷慨地賞給「隨者」一個銅版。這一個銅版的給予，儘管在藏着淺笑的微惱裏爲女的表示所不贊成。

「密司脫 White！」這個聲音好來得突然，又是怪熟的。原來左近的一輛汽車內，坐着一個老同學 A 君，他把手伸在車箱外，作握手的姿勢。他是當時全校有名「胡調客」。

「××××的表演表情真不差啊，可不是！怎的，剛才我沒有見到你？在樓下麼？快一年不見了，時間真快！你似乎老了許多呢！」外國電影明星的名字，我聽得不太清楚。

當我說着「對不起我根本沒有看！」的時候，他「啞」的一聲表示出乎意外，

「不可不看呵！……真好！……你到底躲在那裏？……呵呵！今夕何夕！九點鐘到百樂門敲鼓，興不興？你一定學會跳舞了！……哈哈，明天是 Happy New Year！」

「……」

「好吧，再通電話。」

喇叭響了，大家做了一個手勢。我不免打了一個惡心！

× × × × ×

老王的歡迎在一種熱烈而深厚的友情之外，似乎還另有一種東西。

圍坐着一個圓桌，除了我之外，還不是老王的一家人？每個人的態度和說話，處處是一種和愛的精神。

「不要做客，沒有菜呵！我們根本就不把你當做客人啦！」老王的老人家這樣招呼我。王老太太也這麼說。其實菜是滿滿的，桌子上已沒有地方安放。

老王要我乾三杯，說是等着「將來的一天」，再當痛飲！

「不是麼，白先生量是很好，我知道！去年我還聽到你講怪有意義又很發笑的故事呢！今天吃了酒再講，大毛，你聽！等一會伯伯給你講好聽的故事！」是老王的夫人的話。

老王興致也怪好，一連伴着我乾了三杯，說是「不醉莫歸！」並且替我預備好了醒酒物，簡直是不要我「歸」的樣子。我很笑他「存心不良」。

大毛是個很可愛的孩子，他小聲小氣半天頹地正在唱「起來！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我終於站起身來告辭。大毛就跑來拖着，要我講故事，不

許我走。大概是老王夫人的指點吧，我想老王的老人家老太太也不免怪我不終席。老王却知道我要到家熾之敏的家裏去的事。

× × × × ×

我走出了老王的家，我覺得很是辜負，更是有種說不出的抱歉以上的情緒。

我躑躅在馬路上，走過光明的地方，走過黑暗的地方。我看到眼前的事實，也似乎看到不可見的事實。半年來的經驗真是太豐富了！我體驗到寂寞的適合於我，在這個時候。……

在回到小房間的時候，阿二告訴我有過兩個電話，是兩個姓周的打來的。呵！

「起來！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我的耳朵裏還響着大毛的歌聲！

嘉定義民別傳出版

胡山源著 世界書局發行 實價四角

本書與「江陰義民別傳」為姊妹本，皆以民衆抗敵為題材，喚起民族思想為目標。兩書內容固有不同，而敘述方法，亦各有專長。凡讀過前書者，尤應讀此書，以為比較。本書中若干篇，曾在本刊先後發表，讀者以未窺全豹為憾。今單行本出世，想本刊讀者，當以先觀為快也。



永搭在弦上的箭

廓銓

我們以後有許多日子，可以平靜地在一起，至少不會如過去的一年半載見一次面了。

願你從此健康起來，作為我的永久的情人，願我和你白頭偕老的，偕老的不妨只是你的靈魂。

給我一個字，證實你的「和從前一樣」，像當初證實你的「和你一樣。」

萬千句話，一紙難盡！

吻下面的名字：×十二月五日

二

××：

「過去」並沒有「過去」，因為吹在你的「熱臉」上的並不如你所說，是「冷風」，自然是冷風，骨子裏是熱的；外面是冬，內心是夏，有如寒夜包圍中的暖房，這就是「冬天裏的夏」。

七八年來，一天總有幾分鐘要想到，一月總有幾夜要夢見，夜有所夢，日更有所思，奇怪的是日偶或無所思，夜也會有所夢的。只要你也這樣，你就能相信我。第一次的戀愛是永生永世的戀愛。

我有時還呆想：

假使你和我結了婚——我也不致像現在這樣的懶散潦倒不務正業，你或不致

像現在這樣的失去了健康，連我的家庭也一定要融洽些，我們都將享受真正的人生的幸福。

但這也只好有時呆想了。

你還是幸福的，有一個馴順的良人，有一個給你以最大的最永久的愛的表哥兼情人。

而且，我們不但有記憶可以回味，我們還有現在可以細嚼了。

你第一次出我意料的來訪溫暖了我（五年前你同你的父親到上海却不能來我的學校看我），使我相信我七八年來的相思沒有白費；願我深藏在心中的熱也使你感受到溫暖，在溫暖中滿足地吸取滋養。

人生畢竟是有意義的，所以那夜我說「我要活。」

××：

五日的信那天我不敢交給你，也忽然不願交給你了；但臨別時你的目語證實你「和從前一樣」，我一時有點不知所措了，回來，我甜蜜地失眠，後來又甜蜜地入夢。

我又想起你在××花園所說的話，其時在草亭中，我的外衣你披着：

「涼亭雖好，不是久長之所。」××

嚶鳴小記

趙景深

記穆木天

我在南開中學讀書的時候，偶然看見一本同學錄，就在畢業的老大哥中看見「穆木天」這三個字，因此想起創造季刊上的叢書預告，也有穆木天的王爾德童話；當時我曾熱中於文藝的童話，安徒生孟代之類都成了我的癖好，況且又恰巧買到一本近代叢書本的王爾德童話的原文，因此「穆木天」這三個字便被我牢牢地記住了。

後來木天又刊出了他的詩集旅心。

再後來我纔與木天在復旦大學的樓上相見；當時他講詩歌原理，我講中國文學史。他像我一樣的胖，也像我一樣的矮，也像我一樣的戴眼鏡，面部似乎比我更胖一點，也比我更有趣，刺一個和尚頭，說話時因為口吃的緣故，一個勁兒眨着眼睛，就更顯得他誠實而易於親近。當時復旦有南開同學會，小說家靳以也是其中的一個。他們要我替他們的會刊寫一點，我就把我們的穆大哥記在裏面。

現在，木天也許到我們的家鄉四川去了吧？我買到他的三本小書，都是大鼓的創作；覺得寫得很夠味。東北的奉天大鼓本是大鼓的一支，而木天又正是東北人，本地風光，當然能夠寫得有聲有色了。不過也正因為是東北人之故，「翁」「因」「恩」等韻每每混用不分；比方說，「刮大風」每每說作「刮大分」。

幾年不見，這位童話和大鼓的同嗜者，眨眼睛的通俗詩人，我們的同鄉老大哥，頗使我懷念。他因剃光頭之故，嘗自稱為和尚，不知穆和尚現在又向何處掛單去了？

，你不怕××聽了多心嗎？雖則你巧妙地指着草亭。

久長，我們的愛是久長的，何必一定要做夫妻呢？在我，覺得夫妻的愛是及我們的，但在你，也許以為總是丈夫好：……

但面對着丈夫，你到底還「不是一定要回請你，不過難為多坐息。」

重溫着連串的舊夢，細味着你今日的一言一語，我只有甜蜜地失眠，甜蜜地睡眠了。

而你的纔來的短簡却使我今夜痛苦地不寐了，你誤會了我，你有心傷我的心。

我只想這次同在上海，憑我的期望和祝禱，你能恢復你那失去了的健康；倘然反使你更加自暴自棄，用刺激品來糟塌你的身體，你豈不是辜負了我又對不起被我珍視的你自己。

××，我是始終如一地愛你的，你放心，而倘若你也還愛我，從此，你要為我好好保養，可以吃酒吃烟，但決不能過度



你的生命不是你自己的

丁丁

，你說你也曾酷愛過茶，茶是可以作為髮
體者不傷脾胃的伴侶的；可以記憶，但不
要讓記憶消蝕了你，我已經說過：我們的
過去並沒有過去，既然沒有「完了的過去

」，既然還有綿綿無盡的「未完的現在」
，你為什麼不看重你自己的身體呢？我們
的愛情應該作為我們的生命的滋養才是。
千千萬萬的話，用筆說不盡，用口沒

有機會說，已經深藏在心中七八年了，難
道還要藏下去嗎。

××，珍重，珍重，珍重！

，想了一下便寫上：

「你的生命不是你自己的！」

「你們是那裏？我找葉先生，嗯，你
就是葉先生嗎？」
「我就是姓葉的，你是誰？」我擎起電
話聽筒，但聽不出打電話給我的是誰。

「我是×××，葉先生，你忘了沒有
？我們在第×傷兵醫院談過幾次話……」

「是的，我並沒有忘記，我們是一見
如故的朋友。」我頓了一頓答復他。

×××是一個勇敢的戰士，湖南人，
他很年青，僅僅二十餘歲的青年，打仗那
麼的有經驗，從他蒼黑的臉上，可以看出
他是一個久戰沙場的戰士，話聲的宏大，

脾氣的爽直，從他的不留情的談吐裏，可
以看到他是一個熱情的志士。他擔任着×
師×團的營長，在我軍退守蘇州河南岸時
掛了彩的，他中了兩彈，一彈在手臂上，
一彈在大腿上，在昏迷中被抬在第×醫院
醫治。

張君是我一個很相知的朋友，他擔任
着第×醫院一部份的工作，我有暇時常常
去看他，有一次，我和他正在談話的時候
，有一個傷口快完全痊愈，不久便要出院
的戰士拿了一本紀念冊來請張君題字，張
君順便介紹我為他寫幾個字，我沒有推卻

後來那位戰士去了不久，×××便來
了，他問張君我是不是就是姓葉的，由張
君的介绍，他伸出沒有傷的手熱烈地和我
握起手來，他說他很佩服我寫的這句話，
以為在此國難時期，每個人都應為國努力
，為國努力而犧牲，自在意中事，所以
這句話非常懇切，簡直可以做軍人的座右
銘。

我們談了一番話，談得非常的相投，
他告訴我兩個月中間的許多可歌可泣的事
情，以及他個人的光榮的經過；我有事要
走時，他希望我下次去時通知他一聲。

隔了一個多星期，我再到第×醫院去
訪張君，正巧張君有事出去了，我想到
他，便找他，他見了我，很高興，我們談

了更多的更有意義的話。

他的傷勢並不輕，但也並不算重，我們初次見面時，他的腿傷還沒有好全，第二次見面時，已快全好了；可是手臂的傷

很厲害，醫生告訴他是中了毒彈，所以不容易好，還是用紗布攏着，不能動，一動便要痛入肺腑，那時醫生估計，至少需要

再經過一個月療治的時間，方有痊愈的希望，但他希望能早一天痊愈，俾便早一天回到隊伍裏去。

後來，局勢一天比一天壞，許多傷兵醫院都趕着歸併的歸併，結束的結束，張君有事離開上海了，我也不再到第×醫院去。×××的下落，我也沒有明瞭。

是十二月二十七日那天，我到××處時，接到了他的電話，所以在電話裏聽不清他是誰。

「你不走開嗎？我馬上來看你。」
「你的傷完全好了嗎？我歡迎你馬上來談談。」

不多回兒，他來了，他的手還沒有好

全，但是他很熱情地告訴我，他不能在這裏再悶下去，他要回到隊伍裏去再和敵人拚命，後天——二十九號有船，他決定去了，船票已經辦就。

「你的手還沒好全哩？」
「沒有關係，路上要好時方到，到那裏時一定會好了。」

「路上方便嗎？」我有些關心。
「很方便，我們同時走的有十多個弟兄。」

「出口時不會有意外嗎？」
「決不會的，我們由×××代我們辦的手續，把我們當作××遣送的，所以很便利。」

「哦！不能過了新年再走啊？」
「不！葉先生不離開上海嗎？」

「不……一定。」看他勇敢的帶着創傷重回前線去，我有些慚愧，說話有些吞吐。

「請你留個紀念。」他說着，又拿出一本精小的紀念冊來。

「你的生命不是你自己的！」

我毫不猶豫的仍題了這麼一句。他很高興的笑着說：

「我忘了請你寫這末一句，你却仍寫這一句，我真高興！」

又談了一回，他興高彩烈地的走了，我們約着將來時常通信。

時間不停留的過去，很快的已經一年了，他在到溫州上岸後寫了報告平安的一封信給我，以後一直沒有信來過，我呢？爲了不知他的通信處，所以也無從給他寫信。現在，又是一年的新年了，我懷念着這位爲國努力的英勇的可佩的戰士，不知他是否尚在爲國努力？或竟實踐了「你的生命不是你自己的」而壯烈的殉國？
英勇的戰士，我祝福着你！

▲欲聘家庭教師者鑒▼

郭尼迪先生現願乘餘暇任家庭教職，時間以午後或晚上較適，待遇不計，唯學生至多以五人爲限。來函請寄本刊編輯先生轉。



又是一條血痕（續）

胡一德

五月十五日

昨天晚上因爲我的心太傷感了，在寂靜的夜裏老是睡不着。月光從窗簾內透進我的臥室，和我眼睛裏射出來的光芒凝成一團，散佈四壁。我要我的知覺快點糊塗下去，不想越覺清爽，越覺苦惱得興奮了。牀前陳列的東西，書桌啦，花瓶啦，畫片啦，……一樣一樣看得清清楚楚；只可憐她的影子，在我夫夢之前，老是不肯翩翩然走近我身旁。

當我想起了心情思想不會得到人家瞭解我，體諒我，顧惜我，感到人生如此孤寂，長夜漫漫，黑暗籠罩在四周，陰冷之氣壓住了我靈活的心靈時，我實在不能忍受痛苦，幾乎要大聲喊出「苦啊」來；但忽然又警醒了，即使喊出了苦痛的呼聲，家裏的人也不會懂得我的，反而要被人家疑心我發起神經病來。我雖然自信這一生最好發神經錯亂病，病了再也不會受到刺激，感到苦痛，但這種病無論如何不會光臨到我身上，所以只有伏在枕上輕輕呻吟，渴望黎明早臨。

今天又逢禮拜日，飯後老友毅來要我陪他到公園裏去散步。

他要求我逛公園，我非但不覺得有興趣，反而記起了難過：我於一個月前踽踽獨行去了以來，一直無心再往，覺得我這個人困居在孤島上連可以散悶的地方也沒有了。我不是不想過過幽閒的日子，快樂的生活，可恨能够享受到的；只有孤寂之苦。毅見我不高興，他不但來安慰我，反而譏笑我：

「新雨之後，天氣陰涼，大自然的美，不可辜負！你常常對我講女人最會負心，我看你也差不多。今天你再不肯去，就是負心，公園先生，它也要罵你無情了。去吧！」

「毅！可憐我吧，以後所過的日子，只有我愛自然，自然愛我的希望了，其他甜蜜的希望，只是一場悽苦的夢！好，跟你去吧，我要去吻大自然的芳唇，抱大自然的纖腰，和它一起舞蹈。」

走進園門，呼吸到新鮮的空氣，胸襟爲之一爽。自思此刻所得到一剎那的暢快，已有一個多月沒有了！病裏只想到打逃了病魔以後，多麼有希望，多麼有人生幸福可以享受，我是青年，我有決心，有力量，頑強的病魔終於被我戰勝了。然而病愈到現在，到底精神上有沒有快樂過一刻呢？這樣一想，心頭冰冷，溫暖

的初夏微風，竟和隆冬的朔風一樣刺人肌膚。心裏一陣酸楚，懊悔隨毅來，我恨他，想踢他一脚，或打他一下使我上當的嘴巴。

「親愛的青年，親愛的魯戈，以後再也不必癡心夢想人生的快樂了。人間無足安放心靈的地方！散悶，散悶，悶只會集中起來，那裏散得開。陰險的人心，可惡的社會，無情的女人，吃人的魔鬼，世界上只有火藥氣，那裏有新鮮空氣。散悶，散悶，……我的悶氣，被瘴氣包圍住了，散到那裏去！」躺在地上驕傲地這樣想下去，倒很痛快，仰望着長空，覺得我的思想比空間還要偉大，渺遠。

一對對青年男女，不怕我討厭他們，還自以為很得意地走過我身旁。我只覺得他們行爲的可笑，白他們一眼，他們倒也無可奈何我！等他們走遠了，觸鼻的臭氣散去了，（他或她，當然自以為是香氣。）我不禁哈哈大笑起來。

「獸子！癡頭癡腦地想什麼？」毅罵了我一聲，爬起來走到池邊看金魚去了。

在深遠的甬道上，身經青翠的濃蔭，遠遠望去，我真愛牠，我要追求牠，好像對我的愛人一樣。心想走完這個雄偉美麗的樹蔭，何等暢快呵！這種追求的欲念，使我們都興奮起來。在裏面來往了數次之後，毅問我：

「你到底感覺到多少趣味？」

「也不過如此而已。」我冷冷地答他。他就好像裝出很有經驗

的樣子，一本正經地對我說：

「你熱烈地戀愛你的愛人，心眼裏只有她一個。你的心傾向她，生命要交代她，可是……哼！」他翹起了大拇指，冷冷地笑，裝出老練的腔調來可憐我。

「你還要講什麼啦？」我逼他再講下去。

「假使你和你的愛人——新小姐——進行得很順利，我想她將來安慰你心情的收穫，也不過和走入雄偉美麗的樹蔭一樣吧？」

「可是……可是你的愛人，——不，你將來的太太吧？她的手段格外高明，……恐怕不在我的理論之例吧？」他又笑罵我起來。

「哼！你懂得什麼東西。你自己吃了老婆的醋沒處發洩，還要來離間我倆嗎？」他的臉紅起來了，可是還在陰險地暗笑。

「告訴你：歌曲不是這樣說過嗎？『一個青年熱烈地愛了一個少女，他把他全部時間消磨在她身上，損壞了他的健康，去表示繼續不斷地愛她。那時一個熟悉世故人情的人對他說：『青年的好朋友！戀愛是自然的，但你須得在範圍內行動。你應把一部分時間分配到工作方面，只把其餘休息的時間與愛人周旋。』假使他聽了這番說話，他也許可以成爲社會上一個有用的人；然而他的戀愛從此滅絕，甚至他的天才也從此消逝，假使他是一個藝術家。』」毅聽了我的話，就不和我再爭辯下去了。

「可是你熱烈地苦戀她，她一點不愛你，她幹她的，只當你

的呼聲是嗡嗡的蚊子叫！她只有討厭你，你怎麼辦？我看你還是鼓起勇氣來殺死了她，和報紙上社會新聞裏常常看到的一樣。那末你才不會再這樣可憐了；但是你這種手段那裏忍心去做？做不來，還是早點自殺的痛快，自殺再沒有勇氣，那末只有看你一天一天可憐下去，人家一天一天快樂下去，直到結婚，生小孩子……」他停了一會又這樣難過我，我眼前只覺一陣昏黑，心酸痛得禁不住流淚。

「草上的淚珠多晶亮啊！不要哭啦！不怕人家笑你嗎？」他帶了安慰的口吻，又含着譏刺的聲音。

「不要多情到這樣吧，都市小姐只是社會上的蛀蟲，男人的玩物！你不會玩，又沒有手段，又沒有大批的中央銀行出版物去供給她們蛀，自然只有苦悶。朋友！多情在二十世紀末的大都市裏已經不時髦了！」

「朋友！還有一層：你不要自以為熱情流露在紙上就會感動人的心理。你須知道：凡是詩人，文人，藝術家，他們只配窮，不配與女人談愛情。你應該明白：現代女性——都市小姐，她們只有崇拜一樣東西，這樣東西她們覺得真的可愛，——中央銀行的出版物，才是她們唯一的情人！有了它堆積在銀行裏，口袋裏越多，愛情的力量也越大。除此之外，就根本沒有愛——你要知道：在現代社會情形之下，——尤其在這個鍍金城裏，愛情不用金錢購買，釣取，是萬萬不會求得的。嚇！文人，詩人，藝術家，

家，你們自以為有了很可愛的東西嗎？其實你們所有的，不一定會感動人的。你不要不自量力，還是把迷夢快快打醒了吧！

「嚇！飛機式的頭髮，野獸腳爪一樣尖尖的指甲，掛了彩一樣的手指，砲壘式的乳房，防毒面具式的眼鏡，這種種摩登姑娘特有的，她們的像煞有介事，倒也好像很有利於國家抗戰；可是，孤島上的有用青年，不知被她們葬送了多少，前進的心理，不知被她們阻礙了多少，哼！朋友，你也不能例外嗎？」

「殺，我的好朋友！你可憐我吧！不要罵了我，還要罵我的愛人。她不像你說的那樣，我愛她……我寧願為她受苦。」

「哼！愛她、愛她，我也聽得討厭了，怪不得你的愛人（？）也要討厭你！」

「老實告訴你：都市小姐只有虛榮，沒有天真，只配玩弄，不配愛情！你何必可憐到這個樣子，做了男子，動輒就哭，真不要臉！你哭，你唯一的愛人（？），恐怕笑得嘴也要歪了。」他一面激昂地說，一邊裝出唾棄的樣子。

「我的好朋友！你不要一概抹殺啦，她不是都市小姐，她沒有習氣。她是個溫柔體貼而又美麗的看護小姐，你為什麼一味看不起女人？你家裏也有女人啊！」

「是，溫柔體貼的看護小姐我不是不知道。我所知道的：也有人情願（？）為亡國奴「犧牲色相」，在他面前溫柔體貼，百般獻媚！」

「哦？……好朋友！你也不應該一概看待啊！」

「我問你，你是什麼東西？你是「雞肋不足以當拳」的文人，文人在戲劇小說裏面看到很多很多連飯也不够吃的！唉，可憐，何況你連「雞肋」也滅殘了！」

「好朋友！我並不像那般窮文人一樣，你不要一概抹殺！我家裏的生活還可以。」

「唔？那末無論如何，你到底是個文弱的書生啊。文弱的書生，比得上「功同良相」的醫師嗎？魯戈！我看，你唯一的愛人所以不顧你的痛苦，她因為看透你這樣的人，她為的是要顧到將來「再好不過」的生活起見，所以不得不把你拋掉了的乾淨！」

他對我失望，不等我再說，離開了我揚長而去。

小草上的水氣，和着我的淚珠，溼潤可愛。我茫然站起來揉揉眼皮，它好像還在爲我哭泣，和淚與我分別。

可愛的妻妻芳草，你這樣多情，感激你，只有你還愛我！

五月十七日

我的思想，行動，自從痛苦的黑雲襲到心上以來，無一不自覺得矛盾。有時自己會暗笑起來。「青年人本來逃不了苦悶的「圍」，有時自己又原諒起來。青年人的心是熱烈的，蓬勃的，誠懇的，純潔的；但不幸而受傷了，如何能磨去。要忍着痛再不辭辛苦向前追求其他足以滿足心情的事，未嘗不可能；但負了創傷再不顧一切，要邁進，要追求，不走盡茫茫沙漠不止，不飄完浩

浩滄海不已。即使功名富貴，學問事業，放在我目前，不是不想去追求，只是失去了偉大的愛情，而去尋求其他滿足人生欲望的東西，跳了一層階級，非但不感興趣，而且覺得更痛苦，更矛盾了。所以戀愛滅絕以後，假使是一個有天才的青年，一定會痛苦得不可忍受，只有生出厭世之念，希望能夠以最短的時間，消滅最靈敏的知覺，最無謂的生命，使牠永遠安靜，那對於身受痛苦者最爲痛快了。「那末爲甚麼我的煩惱一時不能消滅以前，還要想得到片刻的休息呢？」我這樣自問，自己覺得矛盾；但又自己原諒：這並不想休養精神，使身體易得健康，延年益壽，不過難過到極點後，眼睛是不能不閉片刻的啊！

飯後照例要休息兩小時，這是遵醫之囑，父母親一定要我實行的。我也習慣了，不管睡得着睡不着，總要在床上躺一下的。但愈想躺在床上安靜，心裏愈不好過。

今天陰雲密布，終日細雨，父親朋友約他出去吃飯去了，媽媽有點小恙，臥在內室，弟弟妹妹上學去了，只有我一個人房間裏。環境愈靜，心煩意亂得愈厲害。二點鐘了，總是不能睡眠。正在想今天不必勉強睡了，門鈴忽然響起來，女僕去開門，進來的不是客人，他只說送信來。我心裏莫名其妙，因爲他不是郵差，是不相識的人，而且說是小姐叫我送來的。我心裏一剎那的驚喜，莫可名狀。女僕把信送進來放在我床邊，眼睛對牠一睜，頓時一陣昏黑，神經簡直激動得要錯亂起來。原來十三郵寄給她

的日記，不知她怎樣，恨得拆也不拆開來，寫了我的地址，叫人來送還我。信封上並不寫別的字句，只留下一條鮮紅的墨水痕。另外附着一個信封，封得緊緊的，我立刻把牠撕開來，裏面寫着：

「親愛的魯戈！請你忘記我吧！我已爲你流了許多眼淚，我只有感激你感動力的偉大，可憐我已沒有辦法了！我實在無足使你留戀的地方。魯戈……！——一新。」

我全身好像上了電，麻木不仁了。我的手足在被裏冷得發抖，嘴唇發青，臉色蒼白，拿起鏡子來照照，可憐的樣子，自己也可怕起來。轉側了幾下，要爬起來又無力。肚裏好像有鐵一類的東西湧塞起來，用兩個手指拚命想把它壓下去，可是手又沒有氣力。剪刀在前，可是怕我媽媽要跑出來，所以不敢拿在手裏，不然一刀劃破了肚皮，讓鮮紅的血盡量滾出來，讓血淋淋的心跳出胸口，熱騰騰叫僕人去擲在她懷裏，以後不要再爲她而一陣陣刺痛了。算她有勇氣，忍心借我的手來戳出我的赤心。可憐我雖然不承認懦弱，但在父母之前，終不敢痛痛快快下決心。

我的呼吸急促，心口震動得發熱。我悲苦地想她一次一次狠力要殺死我，非使我絕望不休，一新呀！我苦極了；但我的心跳動一天，一天不能因你對我這樣而就此灰冷。你要我斷戀你，非知覺永遠消滅，肉體長離濁世，則絕對不可能。一新呀！你今天再有力戳我一刀，我的心還死不下，我的心越戀得你熱如火山。我明知你不會再來了，但你的影又浮現在我面前，你的表情並不

兇狠，你美麗的面貌，還在對我含羞微笑。你含情的兩個晶亮的眸子，還在對我流送嫵媚的秋波。你鮮嫩紅潤的嘴唇裏，好像有千言萬語還要向我申訴。你的意思，我完全了解你，你的苦衷，我可以完全原諒你。我以純潔的心和你發生純粹的愛，我決不因你這樣對我而會發生嫉妬惱恨之心，我惟有服服貼貼爲你而願意希望早點犧牲無謂的生命，辭去惡濁的世界！

我的身體覆臥在彈性的床墊上，瞬息萬變的思念她，遐想她，中心茫然，神魂貫注在她的懷裏，還像嗅到她肌膚的芳香。實在是燕巢隻影，孤單單躺在床上，而還在夢想好像伏在她柔軟而帶有彈性的胸口，她還在輕輕撫摩我背上永久不滅的刀痕。我想，假使我失戀了別個女人，決不至於癡想她還給一點溫和的餘惠於我；但她是一個何等溫柔而嬌豔的看護姑娘呵！

三點四十五分了，媽媽要喝水，不能不暫停苦思。翻起身體，周身疲乏不堪，開窗呼吸一口新鮮空氣，略覺清爽。自思純潔的愛，熱烈的情，心裏的苦，她永遠不會代我想一想，可憐。

今天我雖然絕望得更覺苦惱，肝腸如已爆裂，而熱淚倒始終沒有流出來，很自詫異。

五月十九日

這兩天來心裏痛苦的增加，如寒暑表之升漲，一天一天增高起來。天氣炎熱起來，還有秋涼的希望，心情痛苦得沸熱，不知此生還得有平靜的一刻否！

這兩天來無論坐，立，吃飯，睡覺，與人敷衍着閒談的時候，她的影在我面前飄忽得更忙了。我吃飯的時候，她的影好像坐在我面前靠得很近。她既不親近我，忍心拒絕我，那末爲什麼她的影又不肯離開我？我只有心煩意亂得爲她每餐減食一碗飯，悶氣在胸口湧塞起來，飯菜勉強從喉頭哽咽下去，無論多麼美味的飯羹想把牠竭力送下去，但下嚥得總覺難過。我的胃口本來很好的，稀飯裏要和以雞蛋牛油，人家見得難吃，我則頗覺可口。此類食物，因滋養豐富，父母親每頓要我多吃點。近幾日來想勉強吞下去，無如未進嘴，惡癢觸鼻，就要作嘔。今天早餐，禁不住吐出了酸水，父親以爲我生起病來，很爲我着急，我只好搪塞他說：「雞子有些不新鮮了。」停下了碗，苦得幾乎流出淚水來。她呢？她一定很開心地一等工作完畢，便去尋求她的快樂，那裏還會想一想到我爲她而食不甘味呢？

只要一閉眼，精神疲乏得昏過去以後，她的豔影又恍惚在我眼前飄來飄去。有時見到她來送藥水我吃，她的手指搭在我手腕上量我的脈搏。她又用全身的力量來靠近我身旁替我翻側病得沈重的身子。她又吐出輕清溫和的語調來安慰我，她說的什麼話，可惜醒後就忘記了！她又給我一種好像食橄欖一樣的富有回味的「回頭一笑」，露出兩個含情的酒渦來。有時又眼見她和她唯一的情人在一塊兒快樂，嘻笑。她獻出種種媚態在她情人懷抱裏，她的情人在愚蠢地瘋狂地吻她臉頰，她頭部頸部白嫩的肌膚，無

一處倖免，糟蹋得紅腫。她全身肌肉，只要富有彈性的地方，無一處不被她的情人把她摸摸得發熱。她雙目迷離，無力掙扎，我於朦朧中好像看到她的情人掏出一疊鈔票來塞進她的皮夾裏，她就對他微笑，而且笑得很甜蜜動人。我爲她可憐得流淚，她或許自以爲最快樂的消魂的良宵呢。我又恍惚見到她獨自一人在小巧的臥室裏暗暗流淚。兩三個天真活潑的小孩子在推她，拉她，媽媽媽媽叫個不停，她推開了較大的孩子，垂下了頭只管哭，她煩惱得對哭哭吵吵的孩子，一個也不高興睬他們。她好像含着淚招呼我去，她要見她的老年祖父，要她的媽媽來。她又要想能夠回到故鄉溫暖的家庭裏。她哭得更傷心，向我訴說愛情滿足了以後，不過是這樣，愛的把戲，原來如此。她想再要追求其他滿足意志的事情，可是已經沒有氣力了；她再要想她的祖父，母親來撫摩她，安慰她，可是也終成幻想。他感到人生的快樂幸福，原來是這樣飄忽，易得過去！她洒在我面前的熱淚，比從前我洒在她懷裏的更多，我的衣襟給她清香的淚水映濕了一大塊。我見此情形，心裏一怔，我希望她的未來，有無限的幸福，無量的快樂，爲什麼在短短的時期裏，她對我的神情，竟大相逕庭我對她的期望呢？我想，一定起了嫉妬之心，不然，她的經過，不會這樣快的，她感覺人生的乏味，也沒有來得這樣快的。果然，我的靈魂在顛倒，已經晨光熹微了。她又要快樂活潑地跑出宿舍來，來到各病房裏去慰慰照料仰臥在病榻上的病人了！

(待續)



年始年終

王 玉

從一九三八到一九三九，在上海，遂不能不記起一九三六到一九三七，也在上海。

春天，七個人去到至今變了顏色的吳淞，七個人席地坐在海岸邊的草場上，誰主張每個人唱每個人的鄉曲，這是上一次在葉家花園不會完全實行的提議，這一次才統統照辦了：老大第一個引吭高歌他的

楚劇「老徐策……」撒蘭撒着我第二，被催逼着，被許多張嘴和一對眼睛，我只好把四句唱詞寫下在紙上，燒着臉仰臥着唱了「聽公主說罷了傷心語……」，明知道怪不能入外方人之耳的越調新經堂，想不到的

越劇的印象不壞，到年三十這一天覺得無處可去時，遂異想天開地要去看一次。

絕對沒有什麼可看與可聽的，只能使你

知道一種地方戲的樣式。但竟這樣約定了，下午一時，在老開會齊，這一回只有五個了，二男和三女。三女之中的一個，卻在三十日的早上送來一張字條：

請到第×教室一來如何？去了，送給我一張卡爾登的門券，看舞蹈的，在上午，難卻的感情，上午又無事，十時，遂到卡爾登去。

她先在，她，人家叫她apple的，不是這幾句自慚俚俗的唱詞卻把餘音留在蘋果的耳中，就像「我這裏又把酒來暖……」的純鼻音留在我的耳邊永遠蕩漾一樣，招呼一個人下樓來坐在一起，這人是一年

級的女同學，被當作新放的flower的。爲了她，約瑟曾自苦過，流過懷疑的淚。她第一次出現在學校時肩後披着尺來長的頭髮，我心中遂叫她長髮的少女，雖在她截短了長髮之後。

看舞蹈的門券原來就是長髮的少女送給「蘋果」的，「蘋果」把一張轉送給我，經他們商量決定。女人的作風，我莫名其妙。但走出戲院是近午天，我有義務請她們在外面吃飯，也只好請長髮的少女飯後一同看越劇，雖明知約瑟又會疑神疑鬼。我們在新新買了一點下酒品，去到四馬路的味雅。

花雕，「蘋果」是個酒浸蘋果，據她說她的家裏也自己釀酒，夏天嫌茶熱，就用碗打酒缸中的冷酒止渴，這樣一個酒當茶的酒桶，但是今天，她的杯永遠不見底。長髮的少女也是會喝酒的，一次在她們的會客室裏，就施展過身手，但是今天，她的杯也永遠不見底。而要喝酒，是她們的意思。

萬斛文泉館詩鈔

惲源秋 著

秋思

膽水殘山喚奈何。長安秋迥隔銀河。愁來途歎生荆棘。寒覺衣單透薜蘿。曲徑尋詩消永晝。危樓看劍發悲歌。可憐國士麟胸相。不及千金駿骨多。

秋宵不寢起而書此

沈沈漏滴響空庭。雞唱蟾懸我獨醒。倚枕不眠披鶴氅。挑燈且讀種魚經。離憂亂似平原草。遇合難如大海萍。萬籟無聲人意悄。忽然詩思落秋冥。

池上

一雨煩暑收，頓覺秋氣爽。披我芰荷衣。閒步池塘上。蓮花嬌若姝。蓮葉平於掌。蛺蝶夢已醒。飛出時兩兩。新月窺幽篁。陰蟲草間響。臨風發浩歌。心作出塵想。

吾廬

吾廬何清幽。塵囂遠市井。幽花傍竹籬。野鳥啄山杏。門無俗客臨。永晝焚香靜。淡懷葛天氏。如入蓬萊境。

她們說要緩緩的喝。

我平素也是主張緩緩喝的，今天，我不能不時時看一下我的錶，看一次，她們卻抿着嘴笑一次，兩個人都擠着眼角，沒有好臉色，也永不加緊舉杯。

我只有獨自斟酌，獨自飲，把她們的冷譏和熱諷當作和酒品。

一直把時間挨延到下午二時，我終於醉了，她們滿足地同我下樓，滿足地同我跟階地上車，到「老闆」。

幸好，「白面書生」和她的「錫娘」剛到，約瑟還不會來。

安排好座位，我又下樓到門口等候約瑟好久，第二次上樓坐下不久，才看見約瑟走到台前去找人，把她迎過來，她的臉上有意料中的不愉，起初坐在我的身邊，一會坐到錫娘身旁去，把長髮的少女換過來，後者，可怕的神色自若！

約瑟終於說要走了，大家都覺到了興致的消失，大家都要走。

下樓，長髮的少女輕輕說：「我早知

秋日雜句

一片磁聲到海涯。半弓餘地種秋花。無情恨殺流紅葉。流到門前轉別家。

題董逸滄姨丈西湖圖

披圖頓覺出塵埃。公宦龍山我尚孩。二十年來憂國淚。西風禾黍使人哀。此是詩人好道場。江都應感昔游狂。於今湖水湖烟裏。祇恐蕭條贖夕陽。

聞蛩

素月流天碧漢橫。蟪蛄何苦不平鳴。隣家徹夜笙歌沸。那聽幽幽訴怨聲。

孤高

孤高抱知音少。憔悴江干采白蘋。處事課煩和事老。論心要待素心人。能知忘世方爲達。悟澈觀空孰是真。三徑呼僮勤灑掃。菊開時節約西隣。

題兩當詩集後

公本前生李謫仙。性耽詩酒慰丁年。征裘已敝何堪典。傲骨猶撐不受憐。懷惱春心託杜宇。飄零秋思感幽燕。九原風雨平遙識。縱使生才用聽天。

秋宵雜詩

一夕西樓客思哀。棗花簾捲綠窗開。憑窗空賞梧桐月。月鎖梧桐鳳不來。

道的，我先回學校去了，「沒有人換書她，她上車去了。」

約瑟目送她走，於是說：「一同去先施買點小東西吧。」

她去買送姊妹的年禮，在公司裏，卻讓人家拿去了她的皮夾，她還以為是龜在同她作樂，當時不注意，過後才不及了。

幾十塊錢，但是許多樣珍貴的小東西，是她的大大的痛惜，女人的皮夾是女人的小半個世界。有什麼話可以安慰她呢，這都是我的不好。但她不多時反安慰了我心中的不安，笑着說：「算了，吃飯去吧。」

白面書生要盡他的意思，把我們讓進了福建館子。

不會喝酒的二女喝甜玫瑰，「蘋果」和我們二男喝黃酒，「白面書生」的臉紅了，一直紅到頸項，連錫娘都很興奮，約瑟也一樣，她早已忘卻了皮夾的失去，她坐在她們兩個的中間，美麗得像玫瑰，她的笑，她的目，她的細語，甜得像她們的玫瑰酒。

綠珠

紅粉淒涼墮玉樓。蛾眉能把主恩酬。塵飄錦帳鴛空懷。玉碎芳庭燕亦愁。地下石崇終有伴。人間孫秀歎無謀。至今歲歲悲花落。金谷春光似舊不。

帶幾分醉意，她說了從未在錫娘她們面前說的話，錫娘說：

「噢，今天才知道你的真心事呢。」

約瑟微笑注視我，我陶醉在她的注視和微笑裏。

約瑟太興奮了，忽然說「到 dancing 去吧！」

大家都太興奮了，都說：「好的，就去！」

貪近便，我們進了揚子。

約瑟曾經告訴我，她在女生中的舞后那裏學會了舞，跟她們去過舞廳，曾經說過什麼時候叫我同她去一次。

但我是一點也不懂的，今天，進了舞廳了，我存心聽聽音樂，看看人，坐在約瑟的面前，幸福地度過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的年關。

但是約瑟不饒我，她定要我下海，她說：

「別怕，我來教你。」

其餘的人又鼓勵着。

盛情是難卻的，我應允了，我想，讓火山的火燒我，讓大海的水淹我吧。

費了許多的力，不以傍人的竊笑為意，一次，兩次……約瑟用心地教我，自知是不怎末可教的，約瑟自己也說她還不善於帶人，但融洽的情感使不善舞者身心融洽，即使步伐不及別人，至今以為最得舞之真趣的還只有和約瑟的幾次，尤其是這第一次。

幸福的時刻照例迅速地飛逝，時候到「十二點另二分」了。

在舞廳的狂歡裏，約瑟和我小步在「對之羣」中，她低聲地為我祝福。

我給她的祝詞則寫在白色的紙帽上。一九三六到一九三七，是最幸福的一步。

幸福的路，卻終於從一九三七起判了盡頭了。

而今，整整兩年了，重來到上海，又是從這一年到那一年的時候，我惟有獨自唱：

Here am I,

But where are you?

我也不會忘記下面的句子的：

Can you forget

The night that we met;

With so much to remember

How could you forge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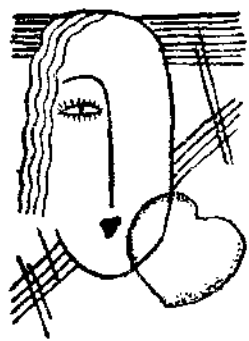
——要我忘記是不能夠的，

我就不忘記約瑟這一句臨別時的話。

「繁人心多，

君豈能忘？」

但天下事也難說，因為，究竟到兩年了。



阿九哥副傳(續)

大赤



東山再起

不日「東山再起」，是阿九哥受了挫折，經一個大名鼎鼎的星相家從流年上推算出來的。究竟是否阿九哥奔走的努力，抑是新太太手段靈活，走通了內線，外人不得而知。不過阿九哥下臺，還不到兩個月，公事到了，「茲委某某為某地營業稅局局長」。阿九哥因新太太的目光不錯，就未接事前，先和新太太商量一個澈底的辦法。營業稅比煙酒稅的業務尤大，需用辦事人員更多，先將辦事人員中分了若干等次。上級機關的重要人物，當然要推薦人材，不能不特留幾個位置，這是第一等。有關係的親友，也不能不量材耐用，這是第二等。其餘不論親友介紹，或自己請求，一律須交保證金纔能委派相當職務。此項保證金是絕對守秘密而並非公開的，據說，當時的省政府以及民財各廳，也盛行此種方法；就是阿九哥局長一缺，也是先繳保證金而後奉到委令的。

做官，本相等於經商，將本求利，未嘗說不過去。但是，「

出賣官缺」，究竟不雅觀，況且違反了廉潔政府的禁令！「保證金」的名稱，不知那一位始創，真是才人之筆！上行下效，阿九哥決定如此幹；更有新太太帷幄參機，做得非常周密。部署已定，就此登臺。及至大批職員發表，阿九哥自己的保證金早已收還，更得了不少利潤。記得前清的官場，有所謂「帶肚子師爺」與「帶肚子二爺」，現在阿九哥單令職員繳保證金，並沒有叫當差的先繳押櫃，已是十分體卹的了！

阿九哥再任局長，老太太當然歡慰：「兒子的本領畢竟非凡，將來做更大的官是拿得穩的！」阿九哥的弟弟卻依然誹謗：「他又在做官了，又要狂嫖爛賭了，我看他所分得的田產，能化幾時！」老太太想想大兒子，看看小兒子，也覺得大兒子做官，只有名聲好聽，究不比小兒子實惠。但一想到「兒子連天上玉帝都去做，也許在人間可以做到大總統，」又不禁眉飛色舞。「小錢不去，大錢不來，」每天總有說上幾遍。

阿九哥此次上臺，新太太內助之力居多，因此新太太夾袋中的人物，可以免繳保證金，一樣可得到位置。不過，要走新太太

的門路，還得化一筆款子。好得新太太視錢如糞土，大有「王衍」差談阿堵」之風，你就孝敬她一件時裝大衣也行，假使能恭進一副鑽石耳圈，那是不隔多時，總會給你一種好消息。

後來，人太多了，再不能安插，阿九哥收不進人家保證金，新太太仍舊照單收禮，決不會行竈中推出木柴。禮無不答，只有逼迫局長想法；在局長無法可想時，新太太的主意又有了：以前發表的一批職員，沒有繳足保證金，或所繳保證金數目較低的，概予一紙「另候任用」的訓令，那就可騰出幾個位置，發表新職員。此種「薄而不刻，惠而不費」的調劑方法，阿九哥當然採用。那些撤差人員，因是另候任用，並非免職，面子上還過得去；阿九哥又善於敷衍，一旦碰見，總是「此次對不起！不久，我當另為設法，給老兄一個較優的位置！」如此慇懃，使人翻不過臉，更談不到索還保證金的問題。

阿九哥酒也少喝了，牌也少打了，終日躲在公館裏，鬧吞雲吐霧的頑意。兩三個月，跑一次上海，白天，沒有人見過阿九哥的蹤跡。總在馬路上電炬朗照的時候，纔能看到阿九哥帶了新太太，坐上黑牌汽車，向明園跑狗場疾馳而去。因此，阿九哥在吳寓吹簫，（雖說州官儘可放火，而局長在街路上抽大煙，究竟行不過去，所以這個現成典故，只好將「市」字改去。）所費有限；海濱逐犬，（這是說阿九哥坐在跑狗場看臺上的眼光）為數可觀；然而阿九哥不在乎，新太太尤其不在乎。

六個多月的大打擊

「打擊」，阿九哥早經遭逢過，手頭周轉不靈，債臺拆掉重築，騰挪變化，自有方法，「越是大人物，債主越多；四萬萬同胞都是債主，就等於做了大總統，」這幾句至理名言，阿九哥熟誦已久，豈容遺忘？那麼，這些積欠款項的事，在阿九哥心目中，決不能就認為受了打擊！

局中發現大舞弊，侵蝕公款五萬餘金，縣政府接到總局咨文，即飭公安局長，帶同警士，直到阿九哥公館，不由分說，把阿九哥請去。最初，留在公安局的優待室，後來，送進了縣政府的拘留所。「笑話！我犯了什麼法？把我逮捕，把我拘留！我是現任局長，即使犯法，可以到地方法院去告我，我又不是盜匪？」當阿九哥在拘留所內如此大發咆哮，這些守衛警那裏去睬他。新太太親來探望，不容許進去；衣服，臥具，食物，一件都送不進。阿九哥別的不妨，三天不抽煙，到底熬不過，結果，只有商請拘留所所長，許給金錢。果然，錢可通神！一切都傳遞進來。小一室中，特搭高鋪，儘許你吹橫簫。三餐送進，侍役們還是「局長，請用膳！」異常恭敬。新太太既可自由進去，纔把外間的消息，向阿九哥一一告訴：局中職員，早已逃散。總局派來的委員，正在查帳。聽說案情重大，即日要把您移送法院。

阿九哥心中在想：「我此次接任還不到一年，大概我個人虧

空，不過一二萬塊錢，那裏有五六萬。可見局內的一班人，都是壞蛋！」他又想：「送到法院，至多判我幾個月的徒刑，可是我的前程完了！」阿九哥如此想着，就寫了不少封信，交給新太太，趕速向有力量的幾位好朋友，請為設法。

新太太人情熱，會講話，四出奔走，總是訴說「我家老爺用人不當，出了亂子，懇求想法營救！」一面請了律師，預備移送法院後出庭辯護，還想把縣長、公安局長統統告一下，治他們非法逮捕之罪。

經新太太奔走託人的結果，得到了許多人的同情，上司的「嚴行查辦」和「追繳虧款」，漸漸和緩，那知又碰到一位不講情面的縣長。要希望移送法院，早日開庭，縣政府得了消息，從此延宕。

奔乏了城中的新太太，急壞了鄉間的老太太。新太太為營救丈夫，化的錢不少；老太太為保護兒子，化的錢更多。老太太把保護兒子的責任，間接付託給「神」「佛」「菩薩」，直接付託給「和尚」「道士」，燒香、點燭、唸經、拜懺，甚至詳星、禮斗，什麼都做到。要兒子平安出來，平日朔望入廟拜神，點的是起碼小蠟燭，現在都改了「大四兩」。

阿九哥的弟弟，見了老母的虔誠祈禱，大不為然，「那是他自作自受——還作此迷信舉動，化冤枉錢！」日日在絮聒。

繳了一部分款，阿九哥取保開釋，恢復自由，並沒有移送法

院，但在拘留所中，已屈居六個多月。

阿九哥受到此次打擊，產業棄盡，積債更重，「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阿九哥總作如是想，老太太和新太太都作如是想。

(待續)

國內唯一之旅行刊物

旅行雜誌

民國十六年六月創刊
每月出一冊
實售國幣三角

本誌自發行以來，十有二載，專登關於旅行方面之著述，如各地山川形勢名勝古蹟風俗人情，與夫沿途食宿舟車行程等等，文字與圖畫並重，內容充實，印刷精美，夙承各界讚譽，預定全年十二冊國幣三元外加郵資本埠二角四分外埠三角六分國外三元六角。

上海總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華南總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分發行所

各地中國旅行社

經售處

本外埠各大書坊



他山之石

傅朝陽

今天鎮裏的那家小酒店比平日更來得熱，幾張桌子全被顧客佔據了，許多遲來的祇得倚在櫃臺上站着喝。肥豬似的老板眯着一雙眼睛，忙得喘不過氣來。長滿了毛的腿上正有着二三跳蚤在吮他的血，可是他也沒工夫去抓一抓。

靠窗的那張桌上，三個被酒薰紅了臉的酒徒正在興高采烈地豁着拳：

「七巧，三元，全家福！哈哈，我早說過的，你怎末能跟我老趙來豁拳的呢？喝吧，一口到底！對，這纔是好漢！怎末，你不服？好，再來——四喜！哈哈，一下子就叫着了！小狗子，我瞧你今天的手運真不佳呢，連輸了五下了！」

「少喝幾杯吧！」坐在小狗子與老趙之間的癩子笑着說：「回頭喝醉了，連你老婆躲在你床上偷漢子都不知道呢！」

「放屁，你老婆纔偷漢子！」

「要不是你老婆偷漢子，你那兒來的晦氣，一連就輸了五下拳？」

「滾你媽的，你老子心事大得緊呢！」

「乖乖，你也有起心事來啦？你倒說說看！」

「難道你們就沒聽說這兩天我們這邊的形勢緊得很？萬一××打到這兒來——

「小獅子向老趙翻了一個白眼，一聲不響地擎起酒杯來，仰着頭，咕嚕一聲就把

「哈哈，我說是什麼大心事，原來是爲了這個！你這真是好愁不愁，偏愁六月裏沒日頭！姑無論××打不打得到這兒來，即使真來了，我們還不是一樣的做人？宣統皇帝換到袁什麼凱，袁什麼凱又換到什麼國父，又換到什麼張大帥吳佩孚——吳佩孚可真是個好漢子——儘他們換來換去，我老趙還不仍舊是個老趙？我臉上沒多一隻眼，也沒少一隻眼！××來了，我們一樣的種田地，大不了要我們出錢，現在我們也不是一樣的要納什麼的稅？小狗子，你真是個傻瓜。這種年頭兒，有酒喝就算了。若把這種事也當大心事，我可早就被心事拖到閻羅王那兒去了。喂，癩子，你說可對？」

「怎末不對？」癩子擎起杯來喝了一口：「前天我到城裏去賣柴，碰到一大羣洋學生子，男的女的的全有。他們站在板凳上哇啦哇啦的講了半天，什麼國家要亡了呀，什麼有力出力有錢出錢呀，什麼好男兒要當兵呀！這個呀，那個呀，我也記不清

楚那許多！有個女學生子還一邊哭一邊說
××連七八十歲的老婆八九歲的小女孩子
也要姦淫姦淫的——虧她不要臉說得出那
種瘋話！我聽了就有氣。什麼國家，我癩
子就從沒認識那個叫國家的傢伙過！有了
錢不是喝酒乾脆？吃了自己的傷而生的力
氣更犯不着爲人家耗！當兵纔真是蠢事！
有幾個好人肯當兵？這批洋學生子老喜歡
胡說八道。××畢竟也是人呀，難道會揪
着七八十歲的老太婆玩那個調調兒？」

「呀，你老可別這樣說，」老板提着一
壺酒過來說：「真的呢，前天一個難民在
這兒喝酒，據說他的七十六歲的母親就是
被三個××輪姦送掉老命的！」

「滾你的，『目睹爲真』，老子沒親眼
見過！」老趙嚼着豆芽。

「等到目見還來得及嗎？」小狗子搔着
頭頸：「你們真是好東西！」

「你這傻瓜！××離這兒幾百里呢，
就這樣嚇得要死！我瞧你的膽簡直是老鼠
身上拿來的！」

「你別說離開幾百里，幾百里就跟對
面一樣！你瞧，金華府離火線那末遠，也
不被飛機炸得一塌糊塗？」

「飛機專炸兵大爺，咱們又不是兵，
他難道會炸？而且，我們這兒又不過是個
小小的鎮市，一個兵大爺都沒！」

「你總是那樣喜歡說輕鬆話！」

「算啦！」老趙不耐地叫了起來：「我
就看不慣你那種怯樣兒，有事我老趙保險
，你放心大膽地喝——」

「聽！」老板突然叫了起來：「那是什
麼聲音？」

所有的酒客都靜下來了。一陣軋軋的
聲音從遠遠的天空中傳過來，這聲音隨着
時間的過去漸漸增強。

「飛機！」小狗子霍地站了起來：「一
定是飛機！」

他的紅色的臉孔轉成灰白，鼻孔好像
被人捉住似的透不出氣來。他倉猝地向衆
人一望，推開桌上的酒杯，飛也似的竄出
店去。這舉動是有傳染性的，一大半酒客

都這樣走了。

「哈哈，哈哈！」老趙狂笑：「這
班飯桶，見了蚊子也當老鷹的！這樣大的
天空就不准讓飛機跑？怕得這樣！」

「可不是！也好，人去了，清靜得多
，咱們再喝兩壺吧！」癩子硬着舌根說。

「好，再來兩拳！五梅，六順，全家
——」

福字還沒出口，驚天動地的一聲巨響
爆發了，酒壺酒杯全從桌上跳下地去。老
趙的眼前一陣昏黑，兩條腿像釘在地上，
樣動也不能動。癩子瞪着眼睛，伸着頭頸
，就像佛殿上泥塑的皂隸一樣。逗留在店
中的一些酒客全獸住了。接着又是一聲巨
響，一陣濃烟隨着風捲進店來。酒店的柱
梁支支作響，一塊破碎的瓦片從上面掉了
下來，打中了老趙的鼻子。這一下子把老
趙打醒過來了，瘋了似的站了起來，一把
拖住癩子，奔出店外。他本能地問着自己
的家跑，癩子也跟着他亂跑。平日他們老
說這鎮小，沒幾條街巷好玩，但今天這小

抗戰雜詠

張貞用



寧波將軍行

將星不見張循王。錢孔危坐金滿箱。楚歌獨對虞美人。婦在軍中氣不揚。寧波將軍新結婚。紛紛賀客正盈門。座上忽奉中樞令。峻詞切責衆爲驚。將軍妙計封海口。輪船往來毋許停。乘機割剝隨所欲。商人敢與將軍爭。長官一怒將軍死。堂前新婦未分明。赫赫甬口防守使。金華道上命如絲。武臣惜死不惜國。寡人好色兼好賈。君不見英風烈烈王銘章。魂魄毅兮弔國殤。沿江千里泣靈輜。威名高於王鐵槍。

弔蔣百里將軍

靡十元非百里才。早應功業畫雲臺。彈珠自擊悲何極。先生長保定軍校時以所志不遂舉鎗自擊熱血盈懷老不灰。戰史萬言搖筆底。國防一論出心裁。所著以歐洲戰史及國防論最傳誦人口子文死後留青骨。遺恨未能殺敵來。

弔徐新六先生

天風颯颯桂林機。太息先生竟不歸。門下三千齊雪涕。更從何處接音徽。先生爲光華主席校董
九泉落鶴海沉珠。彈射旬旬下太虛。自古凶殘無不滅。先生之意謂何如。

鎮就像上海一樣大了，街巷好像永遠跑不完似的！

又是轟的一聲，老趙的耳朵都震聾了。地面顫動得很厲害，老趙腿一軟，倒在地上，一陣鐵雨從他身上掠過。前面的一所巨廈的窗門中冒出血紅的火燄，一座二丈多高的牆慢慢地向老趙這邊斜，老趙連忙閉起眼睛來向外打了幾個滾，還沒站起來，那垛牆已經坍倒在他的腳後了。

老趙連嘆口氣的工夫都沒有，回轉身又向原路飛奔。他早就昏沉沉的了，不知道到底該向那邊跑。起初跟他一起逃的癩子也不知溜到那兒去了，孤孤單單的，越發使他糊塗起來。四周是充滿了哭喊，轟炸，燃燒，坍毀的可怕的合奏聲。窮人的火藥氣味跟血腥臭向他的鼻子直撲！

「天啊！我難道就這樣完了？」不怕X的老趙居然也哭了！

恍恍惚惚的，他看見前面有一羣人也在奔逃，於是他就追隨着那些人。他們漸漸地走完了那十九成了瓦礫場的狹小街道

英美貸款成國人益堅必勝之念

哀兵必克佳兵亡。經濟源源氣益張。獨霸遠東成夢想。共維商業理平章。放開門戶權我主。封鎖市場病爾狂。惡勢驅除期不遠。珠槃重結太平洋。

二十日申報載敵兵十七人自縊於萬竹學校內

悲風吹起怒潮聲。萬竹森森倚敵營。壕上伏尸原不恨。梁間繫頸出何情。魂迷三島懷家室。命拚九泉厭戰爭。跋浪樓船歸去日。祇餘匣骨載東瀛。竟將萬竹作薰街。十七侏儒簇簇排。渡海西來遭虎豹。喪輪東去響狼豺。躊躇去國彈刀劍。惻惻歸魂灰骨骸。富士山頭望明月。可憐風雨總長霾。

抗戰卽事三首

誇強逞暴不依仁。多少侏儒化劫塵。兩部精騎殲滅戰。久留米與木更津。反戰同盟鹿地巨。隱憂荆棘滿東京。疾呼軍部瘋狂夢。助長中華抗敵情。如此黷武古來無。泥淖深深陷絕途。迷夢未知何日覺。師勞力竭勢將枯。

綠色的田野已經在他們的眼前展開了。於是老趙也跌下去了。他正想爬起來，老趙的身上似乎輕鬆了許多，他覺得一到後面又有人倒下來，把他壓了下去。他田野就平安了。

可是飛機卻在他們的頭上盤旋着呢！起來，踏着那些七橫八倒的屍身，向田野格格格格的機關鎗聲響了。老趙前面的一個狂奔。驀然腿上一陣麻木，身不自主地望老頭子中了彈，倒了下去，絆住老趙的腳下倒去。他咬着牙齒，像皮球一樣地在地

上打滾，終於讓他滾進一畝水田裏去了！

飛機唱着凱歌跑了。黃昏來到。老趙掙扎着水淋淋地爬出水田，一拐一拐地走回鎮來。他的神志清了，他記起了家。但家在何處？擺在目前的是血染紅了的荒墟。間或有幾所沒坍塌的房屋，但也都缺了屋頂或毀了門壁了。他踏着瓦礫，踏着屍身，茫然地前進。他看見一條狗從瓦礫裏拖出一個小孩子的屍體來啃嚼，他又看見一個嬰兒伏在一個沒有腿的婦女屍體上吮乳……

「天殺的××呵！天殺的××呵！」遠遠地傳來一片哭聲。

「這你總見到了吧？你不是說××也是人，在××底下做人跟現在一樣的？」

這幾句話直刺入老趙的心，他記起酒店中的話來了。他摸着腿上的傷口，悲哀和羞恥激成了高度的憤怒。他握緊了拳頭在空中狂揮，他怒吼了：「仇！這是仇！我們要××呵！我們要××呵！」

許多劫後餘生都聚在一起了。他們都

沒有了家，沒有了田地，沒有了老小，他們有的是一個共同的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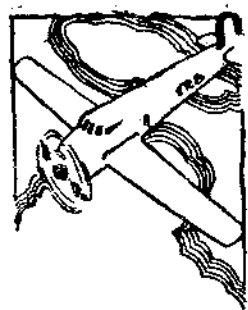
「××！」

「沒有軍器，我們也有着拳頭！我們要××！」

「我們要××！」這聲音震動了整個的田野。

天是黑了，黑得叫人害怕。可是他們相信過了這黑暗就是光明。光明的到臨是不會遲的。

對的，光明的到臨是不會遲的。不是嗎？數千萬萎靡，怯懦，糊塗的心已經在那可讚美的炸彈下聯成一條強固的新長城了！



送別

岳彬

——為紀念凱從戎而作

黎明，在小樓裏初會感到黑暗的陰悶。在朦朧中，我看見一個青年戰士在沙場馳驅……

服一面問着。

「當然成功囉，不然我這麼早會到這兒來麼。」說着他從衣袋裏取出一張當票來。

的消息他們可還沒知道。午夜——他們倦了，睡了。我終於是把皮裘偷了出來當了五十塊錢。」然後他從衣袋中又取出了一疊鈔票——我們又都得意地笑起來了。

這該是一個多麼莊嚴的場面啊！

房門起了聲響。睜開眼，凱穿着一件陳舊的黑棉襖興奮而又急促地走了進來。

從心坎裏，我們彼此現出了勝利的微笑。迅速地，我已穿好衣服下牀了。

心的跳動率加速了。我覺得剛才朦朧中那莊嚴的情景在不久的將來凱是會實現的。

「你家裏知道麼？」這時，我才看到在凱的背後還放着一個藤箱，——是征途中唯一的財產。

「凱！那事件成功沒有？」我一面穿衣

「不知道的。雖則昨夜裏他們還把我監視得極嚴密，但我在今日到內地從戎去

「不，一點都不。」凱像是被興奮包圍的。但突然地，他又感嘆起來了：「其實，對於家，我總還是想念的。而且，正是爲了家，我才拋了父母，踏上這艱難困苦的征途啊！」

看凱這種感奮的樣子，我又感到了自己的懦弱。人們都像鵬鵬在飛，而我可仍是縛了千斤石似的飛不動！這該是多麼可鄙啊！

我們彼此又都沈默起來。之後，我伴他去買船票，用具。路上

，我們緊攏着手，用齊步伐。但是，無論如何，他總是比我快。

送他上棠賽輪船，天上雷電已開始向大地襲擊。接着，狂風暴雨無情地鞭打過來了。

「好啊！暴風雨是來了；然而，我終於是在暴風雨中生長着飛了出去！」凱像感嘆般地自語着。然後，他又嚴肅地拍着我的肩胛：

「暴風雨是無情的，在這黑暗中，你卻該光明啊！」

我感激，我也羞怯，對於眼前這一幅情景，我讓它永遠地留在腦海。默默地，我只能讓沈痛的心境來回答他的話。

整理着行李，鋪位，外面風雨卻更加猛烈起來，船輪陰沈得怕人。乘客的喧嘩聲是混亂成一片。

鑼聲響了……

剎地裏，我的神經像受了極大的刺激

，——相聚了已將十年的朋友而現刻是別了——看着凱也正緊閉着嘴把眼珠瞪得大地。

「我上岸了，願你前途珍重。」我緊握着他的手。

小車行

張穆深

風習習。雨絲絲。小車推挽道路馳。征夫日暮欲何之。黃沙漠漠草萋萋。兒女號寒婦啼飢。薄言採其薇。薇苦不可食。相將入古廟。廟破不可入。含泪對家人。咨嗟復太息。朝來乞食小村中。門巷淒涼處處同。柴門開處一老翁。草冠不衫亦不履。鬚髮飄蕭帶病容。老翁以手指瓦釜。未遑開言淚如雨。老夫數日未能沾一勺。那有閒糧分與汝。小車行盡大江邊。十村八九少人烟。適彼樂土知何所。輒胸頓足呼蒼天。嗚呼我民何不幸。逢此天災人禍之留連。

避雨的地方已立滿了人。笛聲噙噙了起來，看着船身漸漸地移動，凱倚着船欄揮着手巾；不自主地，我也把手高高地揮動起來。

遠了，遠了，——船身是向天的邊際隱了下去——那裏面一個蓬勃的青年是投向祖國自由，鬪爭的懷抱裏去了。

在這暴風雨中，我的衣服都濕了。然而我已顧不到這些，我喜悅，我歡躍，我也興奮，——在前面，凱終於是從封建的殘餘中掙扎了出去。慢慢地，腦海卻又反映出剛才的情景：

「讓你在孤島這『生』與『死』的路上再掙扎一下吧……」

「好吧，我們該離別了，我飛了。讓你在孤島『生』與『死』的路上再掙扎一下，心：「是的，我該掙扎，看看別人，看看我們再見在前線吧。」堅決，熱烈地我們自己，我不能再渾渾噩噩下去。」然後，我跨大了脚步，向着前面走去

懸懸地，我離開了船身走上碼頭，可

——在這暴風雨中。



蠻地歷險記

野吟譯

「蠻地歷險記」是美國 Mary Rowlandson 夫人親身的記錄，在美國早期的文學中，是一朵燦爛的鮮花。

說得近點，二百年前，美國這一個新的國家，是處在不斷奮鬥的環境中。一切對於他們都是生疏的，粗暴的。但他們卻抱有一個建立新國家的決心。而在這些困難之中，印第安人無疑地是他們的勁敵。他們殘忍，暴戾，專以燒殺擄掠為能事。

讀了羅蘭森夫人的記錄，我感澈地流淚了。因為她是那麼地勇敢和忍受，不顧一切地留在世上奮鬥，而終於她是獲得了勝利。全篇中充滿了困難，但無處不流露着熱情，尤其當她有希望釋放時，她說：「平時我們是多麼看輕仁慈呀！」

此文當美國民族奮鬥讀，固然很合適，但在這全民抗戰的時候，讀了更可以鼓勵我們，譯者的願望還是第二點。至於原文的優美，更為餘事了。

一六七五年，二月十日清晨，大批印第安人來到了蘭開司司，一陣激烈的槍聲過後，許多屋子着了火，黑煙直入雲霄，最後

，他們將我們的屋子團團圍住。槍彈像冰雹一般在空中飛舞，二小時後，他們揚言更放火燒屋，當時便有人衝出去，撲滅了火，但他們很快地又點着了，於是火勢便擴大得不可收拾。

許多人為生命而抗戰着，許多人都都在鮮血中掙扎，屋頂着了火，那些猛勇的異教徒等待着，祇要一走出去，便可擊碎我們的頭顱。我抱起我的孩子向前衝去，但彈雨是那末笨重地打在牆上，使我不得不退入屋內，火勢在後面蔓延着，印第安人拿着槍和長矛，在前面阻住去路。設想着被那些殘忍的異教徒斫死，我的血液不禁在週身奔騰着。

呀，那悲慘的景象如今是在目前了，我親愛的友人將血灑在地上，另一個卻被斧頭斫碎了頭顱，渾身衣服被扯得淨光；還有一個躺在地上，受了重傷，他更求着活命，允許以大量的金錢為代價，但他們並不聽見，祇將他衣服剝淨，用斧分裂了他的身子。那些惡魔咆哮着，怒罵着，任意地侮辱着，但上帝卻應用他那偉大的力使我保全了性命；二十四個人是被活活地囚柵了起來。現在，我們就要跟那班野蠻的生物一齊出發了；我們的心身

忍受着同等的重創。什麼東西都沒留給我，除了那受傷的孩子——這是我乞求得到的唯一的憐憫，我的丈夫是在博司登，而印第安人揚言道：祇要他一回到家中，定要殺害他。那天晚上是最悲慘的，這黑色的動物咆哮着，歌唱着，舞蹈着，呼號着，描摹出一個生動的地獄。第二天早晨，我又得跟他們在那荒涼的山野中前進。我不知道他們究竟要到那兒去，上帝安慰着我，振發着我的精神，我用盡氣力抱孩子，直至我自己也躺下了。於是，他們便將我安置在一匹馬上，孩子放在我膝上，馬背是光禿禿的，在一個高峻的山坡上，我們從馬頭上滾到地上。他們都笑，以為異事。

天飛着雪。夜間，我們圍着火坐在雪地上。我那生病的孩子不時地向人討水喝，他現在已轉為很可怕的傷寒病了。我自己的傷不是那末重，簡直使我不能動彈，然而上帝卻使我們能見到第二天的太陽。可是，最疲乏的難過的即是那一天，從星期三至星期六晚上，除了一些水外，從沒有一些滋養料進過口。我的孩子整天整夜地呻吟着，誰也不能幫助他身體復原或精神暢快；相反的，好幾個印第安人告訴我，他的主人立刻便會將孩子的頭顱擊碎的，所以，幾天中我哭着將孩子安置在膝前，準備着和這悲慘的世界辭別。於是，他們又命令我將他帶到另一小屋裏去（我假設着他們怕看那可悲的死的畫面），夜間，孩子與世長辭了，但上帝卻保存了我，我並沒用那卑劣的手段來結束我自己的生命。

第二天，許多印第安人襲擊米德弗德後來到了這裏，他們暴戾不法地呼喊着，對那些所得的英國人的頭顱加以辱罵，另外還帶來一個女子——憂慮着她那惡劣的環境，常哀求着印第安人給她自由，因為不斷地哀求而覺到煩厭，他們聚了一羣，將她衣服扯得淨光，擊碎他的頭顱，生着火，將她拋在火中。

好幾個星期中我跟着他們前進，悲哀，慟哭，在那廣闊無際的原野中，我的頭失去了重量，我的膝蓋異常懦弱，我的身子更痛如刀割，所以我竟無法表示精神上的痛苦。但上帝卻帶給我那幅珍貴的畫面：忍耐……不用流淚……他們將從敵人的地方回到你這兒來，許多次，我爲了這畫面笑得很甜蜜，因為重創，負重上我很受了些優待，我祇帶着一件外衣，和二塊烘熟了的肉。

當要越過一條河流時，他們斫了一些乾樹枝搭橋，這樣，我便可以不致於濕腳，這不能不說是上帝的恩典。

起先，我是不能吃他們那污穢不堪的食物的，可是，我開始覺得胃內空虛得作痛。後來，雖然從前我是不願嚐一嚐的，我卻發現那用馬腿和菜煮成的湯倒是很合口味的，他們吃馬的臟腑和耳朵，也吃野熊，海狸，田雞，松鼠，犬，臭鼬，響尾蛇，以及各種的樹皮，雖然那些東西是連豬豕都不願吃的，好多次，他們都吃得非常合口味——這真像上帝賜予他們的磨難。

於是，我們渡過了康納克的去脫河。我驚奇着那無數的異教徒，齊聚在我四周，我孤獨地站在中間哭了——這是第一次對着

他們哭哩，——我覺得有些兒昏迷，像一個受驚過度的人。可是他們中的一個走近來告訴我，誰也不會傷害我的，並且給我兩匙肉，接着，我便被領去見弗立浦大帝，他吩咐我給他縫一件襯衣，給了我一個先令作為報酬，使我換得一塊馬肉。

經過好幾次的遷移後，我們的旅程轉向回家鄉的路上，這使我的精神上覺得十分地愉快。我打聽我的主人是否能讓我丈夫來贖取，他允許了，這使我更覺得愉快了。旅途上我負着很大的重量，我告訴他們，我的背上的皮已被壓破了，但沒有比這還可以安慰我的回答了，他們說，便是我的頭壓破了也不算一回事。

那時，許多印第安人從海德蘭地方呼嘯而來，還帶了一個俘虜，他是哭得那末地悲慘，似乎立刻便會被殺死一般，我向他打聽我丈夫的消息，他說，他曾見過，人是很憂鬱的。

又一次的移動中，我們必須越過倍快河，水冷而過膝；我怪疑水會將我分裂為二，可是，印第安人卻在笑着我的踟躕。屆時，有一個印第安人走來說，市參議會會有信來贖俘虜，所以我應該立刻準備起來，我立刻便覺得身子變得輕飄飄地，甚至於可跑。雖然我過的是很悲苦疲乏的日子，三天三夜中，沒得到一刻兒的休息。於是，我的主人走來對我說：「二星期後，你將重做夫人了！」他又問我最近一次洗臉是什麼時候，我回說並不在這個月中。他便給我一面鏡子，叫我照照自己的影子，而且親自為我汲水叫我洗臉，最後又吩咐他女人給我食物，這些恩典着實使我的

殘軀愉快，平時我們是多麼地看輕仁慈呀！

那頭兒又問我的丈夫能出多少贖金，這使我十分地為難了，如果我答應得太少，定會阻礙這事的進行；如果多，又不知道這筆款從何而來，最後，我姑且說了二十磅，但希望他會要得更少一點。可是他並不答言，祇叫一個印第安人帶個信到博士登去。

強荷先生由於市參議會的遣派來到了這裏，他們都舉起槍來，好似對着仇人，可是他們祇向他馬上馬前射擊，引着路，以最高興的樣子來表示他們所能做的，讓他走進了帳幕裏。

接着，他們穿着起來舞蹈，共有八人，四男四女。我的主人穿一件荷蘭的襯衣，衣服上拖着許多飾物，銀鈕扣，白襪子，襪帶上滿掛着先令，貝殼的飾物飾滿在頭及肩上，我的女主人有一件漏養島的外衣，腰以上都飾滿了貝殼的飾物，兩臂滿載着手鐲，白鞋，髮上卻滿敷着粉，臉染得通紅，所有的舞蹈差不多一個樣子：他們互相地牽着手，一起一落地舞着，直至傍晚的來臨。

於是，我的主人便對強荷先生說，他之所以讓我走，與其說是為了贖金，還不如是爲了酒，於是，他們便立刻有了酒。我的主人很愉快地走來，醉後胡語，邀強荷飲酒，說他是個好人，但是立刻便又說：「將他吊起來！這流氓！」

次日晨，市參議會允許了我回家。我和敵人共同地過了十一個星期零五天。不論白天和黑夜，我孤獨無聊地過着；雖然我和那些天不怕地不怕的野獸過了許久，可是誰也不會侵犯過我的真

節，所以，離開他們時，我的心被淚所融化了；感動得比任何時候還利害，加以食物的滋補，重新換過了服裝，我回到了博士登，和我親愛的丈夫見了面。

所以，現在的我是見過世界上極大幻變的人。某一些時，我

有我的健康，財產，不缺乏任何東西，但立刻便是疾病，重傷及慘死，充滿着憂鬱和悲哀。我要發誓，如果有一天我仍有了我的世界，我願為基督終身服務，這樣，我才可以知道為何在現在這種困難的情形下，求得安全。

——完——



手的種種

王時英

人的身體組織上，是有兩隻手的，固然，按生理說，手是四肢的重要份子，若是談到手的用途，可就太廣太泛了！因為無論幹什麼工作，都離不開兩隻手。

就普通的來說；文人寫字，婦人做女紅，醫生診脈，施用手術；印刷工人排字，乞丐接錢，人力車夫拉車……一切的一切，都離不了手，手的用途，一時當然說不盡，即如每天的兩頓飯，要是不用手端碗持箸，恐怕便要用人來餵了。

比方出席宴會，通常相見，大多握手為禮；即使不握手，就是脫帽致敬，也仍然離不開用手，由此，可見手是人生的重要肢體了。再有個比方，如果覺得身上發癢，是不是要用手去搔？就說有竹撓兒，也得用手，不用手也是不能運用的！

最甜蜜的是男女兩個人，心心相印；在沒有近一步的接近之

先，已經燃燒了青春之火，如果一旦雙方握手為親，一定立刻感覺到非常愉快，要知道異性肌膚相近，能使全身的血液緊張起來，握手之對於戀愛，可以說為最主要的媒介了！

簽字是代表自己的書面證明，在平常人還不十分主要，要在富有資財的人方面說，外面金錢來往，這簽字是非常的重要，簽字也得用手。說到這兒，我倒想起了一個故事，說是從先有一個銀行經理，對外的經濟信用，只憑他的個人簽字。他手下有一個書記，便暗地裏模仿他的簽字，用了多年的苦工夫，居然模仿成功了，簽來的這字，連這經理都不辨真偽了。這經理就嚴厲的詢問這書記，是否因了這簽字，在外面有騙財的行爲？這書記發誓的否認，經理說：「我的信用，專憑這個簽字，你如今模仿了去，真偽混亂，必妨礙我事業的前途，如今我奉送你十萬元，你把右手砍去，不然的話，我們法律解決。」這書記知道這是犯罪的行爲，所以領了十萬元，而把右手犧牲了。

一隻手值十萬元，可以說是打破世界空前絕後的驚人的代價



粵港輪上

洪波

記憶已使我忘記了所搭的那條從廣州開往香港的輪船的名稱；然而不可磨滅的是：曾爲我停留八小時的輪中所目接身受的一個淡不了的印象。人，要是不往四處八方，五花八門的地域中去跑他一個圈，就不夠理解各種樣人的面目。

這兒，我開示其一。

那條輪船的本身是來路貨，載了大批的華人。海面上充滿了一片昇平氣象，除了偶而有幾架從台灣飛來的×機緊一緊空氣之外，一切都諧和，一切都異常恬靜。

船票分四等，最高的代價我連價目單上的數字，根本沒予以一瞥，最低的票價是一塊多粵幣。爲着不肯做奴才而流亡到千里之外，爲着生活的沒法解決，而又不能不流浪奔波，於是連我也在內的一整批成爲難民的下級搭客，是被裝在和雞鴨共

擠的大艙之中。臭和熱，蒸出了不可饜邇的惡味，荏弱的般，險些兒作出噁，二期肺病者的震，連說話都不大願意，老是搖動那顆瘦削的頭顱。

作爲高等客人所乘坐的頭二三等，是在上面，隔着一層梯子的上面。從窗洞中伸出頭顱往外望，正想看看海，忽然聽到有人在哼着粵曲：「呀呀哼哼」的舒展他們的疲勞；尖嗓子的高音波的西洋曲調，隔在粵曲中，顯得更嘹亮而富有刺戟味。另外還有不大合拍的麻雀聲，「拍，倒啦哈哈。」不知怎的，我會悠然起來，忘記了我的頭露在大艙之外。我讚美着他們底深忘一切的閒逸之趣。

不差，這兒是平靜的海，這兒是平靜的世界。然而，是有着一道鴻溝的世界。如果但丁的神曲適用於作比的話，那我們

是在幽界，而他們是在樂園的天界；我們是無力上去，他們是不屑下來。

突然，般發見了幽界的曙光似地，他抽了抽我的衣角，那一份歡躍的神色，從他的面部所刻劃出的表情上推測，我決定他帶來了奇妙的發見。「嘔，上去，甲板上空曠得多，單就空氣，就覺得可愛啦！」果然，沒有落出我的預測之外，歡喜空氣比粥飯還要緊的我們，立刻一致地從小梯子上爬了上去。

「好遼闊的海，好清快的空氣，我們離了地獄了啊！」

「你又詩興發作了！」震乾咳着，打起可怖的憔悴的笑容。

我笑了，「對着這壯闊的海，離了那臭氣汗氣窒息死人的世界，我能不讚美一聲嗎？」

然而我們底幸運太短促了，這上面的甲板，原不是與雞鴨爲伍的我們這種流亡搭客所能享受的，一個操着滿口流利的普通話的廣東侍者，打起了比對待敵人倫也

不過如此的惡狠狠的橫肉臉：

「下去！」三等艙的侍者簡直頒佈起他的命令。

「什麼？又沒有占一個艙位，難道這個甲板上也不能站一刻？」不大出門而又生性鄙視接受侮辱底我，理直而又氣壯地嚴厲反問。

「不能！這兒不是大艙，站着就得出三等票，要站，就補票。」

「笑話，這——。」

「什麼笑話？下去！」他緊走上一大步，握起拳，似乎下文來的便是打。

「朋友，對不起，」膽小如鼠的殷，他又了進來，陪上一個笑，而又是多麼不自然的笑。「我們實在是登不慣大艙，我們是流亡者，爲着抗戰，跑來跑去，大家都是同胞，你又何必硬挺這個勁兒？好啦！站一回下去就是啦！」

這樣的卑躬屈節，始終想不到「同胞」兩字倒觸犯了忌諱。「什麼同胞？我只知票子！」他抖動了他的拳尖，而墮在他後

面的同夥侍者，已打起了廣東土白來了來七夾八的辱罵。

「都爲了抗戰，大家才跑出來。」震咳着，捧住了他的胸口，這癆病鬼也冒了火。「難道這些些通融不成嗎？我們的家都毀了，我們難道連在自己的海上吸一口新鮮空氣反而要受自己人的干涉嗎？」不大會說話的他，這些話我不明白他怎麼組織起來的。

「嘿！你說什麼的！這兒是外國船，講什麼自己人？我們只知盡責，不守船規的，我要干涉。」

「那你總是中國人！」殷說：「難道：」
「誰和你講中國外國，」那個橫肉臉的侍者他已抽住了震的衣角，大概這弱者在

他眼中，是第一個可以應付的人。
穿着西裝以及長袍長袖的客人，都圍住了過來。那裏是充滿了上等人，滿裝了生意的腦汁，只知到對港去發大財的大腹賈，占了不少。「底事底事」的嚷了起來，等到聽清楚原是這們一回事，——太平常

得出奇的一回事，於是：「下去，算了！」這是他們所付予我們的同情。

「哼！」我藐視了一眼：「殷，我清楚了，同胞，自己人，這還得看場合才施用。這兒是另一個世界，抗戰，用銳利的刀，改造這一批的頭腦，裝進一副不染洋氣的肝腸，也是不能放過的策略呢！」我詩似的地感慨起來，正對着殷，忘記了站在面前的那批狼似的同胞。這之後，我突然轉過頭，歇斯的里地張大了眼珠，努力放寬了喉嚨：

「噲！不下去，便怎樣？」

然而，我失敗了。我底手脚已失了自由，拉着扯着，我底眼睛前一陣黑，耳邊聽到了大聲的呼斥：「摔他下去！」同時，卻也聽到了圍觀熱鬧的搭客中，有人在放出了同情的叫罵，那是一個北方口音，「操他媽的，站一站關什麼事？」被踐踏的我，總算獲得了一線的同情的慰安。等自由上面的世界被扯拉到臭熱的大艙的梯子之下，憤怒快燒毀了我的雙眸。我發見殷

和震同我一樣地遭了同等的運命，那一大羣同等地位的下級搭客的視線，箭似地射到我們底身上。殷氣得臉皮的顏色，從青裏鑽進了灰色，他像告地狀似的訴述着我們在剎那前的奇辱。

「他媽的，四等客真給他們當了雞鴨，我去！」那個認識不久的山東老勝，他勒起了袖口，「去評一個理！」是那末血氣地，他走近梯子，「去！周同志，去！噲！上去！大家上去！現在這個時代，我們互助來不及，倒有受自己人侮辱的怪事。」

「算了吧！算了吧！」坐在雞籠一角的那位戴着老光眼鏡的南京佬，他扭了一扭鬍鬚說：「這兒是什麼地方？你們還講同胞，互助！虧，只好吃了，上去，再是加一個虧。這批人的眼中只有錢，只有洋人！」這是一盤冷水，從頂上直流到我們的脚跟。

「哎！我們又多了一個經驗，增了一門學問，算了吧！」震咳得血絲又滿布在痰塊裏。

「我操他媽的！」山東老勝瞧這光景，他的火平了下來。我和殷扶着震，彼此露出了痛苦的，難過的臉。



讀報八法

冷 羽

去歲十一月，國軍西撤，上海淪為孤島。留居孤島之青年學生，報國有心，匡時無計，日惟閱讀報紙，留心時事，以排遣沈悶之心懷。顧孤島懸絕，鬼影幢幢，文化利器之報紙，且為魔掌所攫擊。隱約其言詞，蔽虧其消息，馴至為鴛鴦張吻，淆亂聽聞。青年識力未堅，辨解容誤，失之毫釐，謬以千里，貽誤所至，或云甚巨。爰標讀報八法，亦青年諸君之一助也。

八法維何？曰審源以明其真，辨訛以覈其偽，統觀以求其全，分詳以察其細，參同以通其類，摘異以標其新，旁稽以反其本，反證以徵其實是已。大綱既舉，條列其說：

「唉！一口好空氣都不容易吸到哪！」震幾乎弔下淚來。我沒有作聲，心裏只期望早一刻靠上岸，好離開這地獄的幽界。

列國競勝，各逞辯辭，揭彼孤弱，揚我雄健，轉移舉世之視聽，皆賴通訊之會社。英曰略透，法曰哈瓦斯，蘇曰塔斯，美曰美聯，德曰海通。在敵曰同盟，在我曰中央。皆推美其宗國，致侮於寇仇。消息之來，不一其趣。凡我盟好，必見推與，凡我寇仇，必見憎蔑。蘇我所與而德我所憎也，塔斯海通之電訊，我之愛憎異焉。故曰審源以明其真。

孤島懸絕，鮮聞大漢之天聲，羣醜張揚，每發嚙噬之異響。香島非我，而電訊之來，十居八九。東京寇窟，而消息之傳，聞廟一二。翻覆之間，為雲為雨，剎那之頃，轉綠迴黃。吐火吞刀，無非幻訣，

歷樓海市，每屬空懸。披沙揀金，存乎其人，羣埃選珠，操之自我。故曰辯訛以去其僞。

發難以來，行將兩載，戰區之廣，戰線之長，消耗物力之鉅，動員兵額之衆，曠古以來，未之有匹。巨東西，絕南北，勝負之變異何限？自軍事至民政，敵我之消長多端。況銅山西崩，洛鐘東應，瀛海之外，雖若遼迴，然局勢之推移，亦與我相關繫。故地域不論中國海外，前線後方，事端不論軍事政治，經濟宗教，凡登鉛版，悉宜寓目，推闡其聯繫，權衡其銖量，摘要鉤元，觀其會通。故曰統觀以求其全。

長江九派，悉歸東海，政理百端，皆有殊特。論勝負於百粵，軍隊之番號衆寡宜詳。設防虞於秦隴，民間之政教風俗應知。憲政之於仇寇，已成變相之獨裁，黨爭之於我國，漸臻開明之民主。以農立國，可支百年之戰役，以工立國，乃急旦夕之成功。凡此立國之體，決策之宜，攻守

之勢，勝負之數，均宜分詳其細，明察所由。故曰分詳以察其細。

消息之來，或自各地，勝負之數，亦異其形。然面目雖殊，其爲閭閻方趾之倫則一，宏細雖懸，其爲五音八聲之類雷同。或曰被殺，或曰放逐，加倫之不在遠東軍區可知。或曰移防，或曰勦匪，敵軍之不能確據點可知。絕衆言之紛淆，衷一尊於至聖，故曰參同以通其類。

然讀書之要，在乎伺隙，顧曲之徒，每追逸響。鬧蚊成市，聞鳴蟬而聾然，箏琶塞耳，聆七絃而心曠。和平之言登廷，而委座有玉碎之誓，騰愆之聲入雲，而愧偏作弭兵之禱。若德若法，劍及履及，誠戰爭之不可以已也，而張伯倫以垂老之年，挽歐局於瀕險。若兵若政，百費浩繁，度支方告國用之弗繼也，而東京之回教寺，乃度大木以興工。同中取異，觀其深心，故曰摘異以標其新。

觀微知著，推邇及遐。履霜而知堅冰，礎汗而識霖雨。折骸而鑿，軍無見糧；

輿柴而遁，士有鬥志。東京之證券日賤，寇耗已近油乾燈燼之時，法幣之匯率依然，存銀足敷久戰堅持之用。下青年於狴犴，反戰之真情畢露，投藐躬於戎行，同仇之義憤薄天。徵甲而驗乙，由彼以觀我。舉一反三，觸類旁通。故曰旁稽以反其本。

增兵則滅灶，添灶則節兵，自古爲然，今亦若是。否認德安之慘敗，其誠爲敗北可知。揚言黃河將飛渡，其不敢渡河可知。已傾全國之力，猶言益兵來華，未操決勝之權，乃云窮追到底。掩耳盜鈴，虛聲竊實，巴蛇之技，皆屬此類。故曰反證以徵其實。

此所云云，悉舉原則，間及例證，略而未詳。且包羅不廣，遺漏實多，刻舟求劍，反滋弊病，神明運用，在能會心。至於對圖籍以參稽，察山川之向背，審運挽之通阻，量軍資之輕重，議攻守之異勢，揣時間之久暫，評量情僞，知所抉擇，纂組全局，識所歸趨，則又在好學深思之士善用其心者矣。



十二月八日(日記)

尹駿

韋君去了，怎麼辦呢？我爲什麼像失去一件重要東西似的呢，我們不知幾時才能再見！這是夢，然而他去了！他拋下了我，他在碼頭上那種悲鬱又可憐的樣子，我真想拖着他不許他上船，而他像死前……不，不，他挽着我在碼頭上來回的踱

誰知道，也許會被……，做了犧牲的英雄，那我會怎樣呢？我會瘋狂的披散頭髮沿街哭喊，奔跑，我會成天成夜的站在碼頭上守望着的，那就是我的末日了，沒有了他我什麼都完了。

着，一句話也沒有說，我們互相靠着，做夢似的眺望對江的景物，像永別前一樣。章感到了這層，於是帶了微笑說：「我們不見面至多也不過二三年，二三年後我們又在一起了，那時你也许会不認識我了，我的鬍子會長到了足尖上吧……」這句話是寬我心心的，我知道的，然而我只感到辛酸，迷茫，用手摩着他的下巴，鬍子根毛茸茸的一片。他趁勢在我的手上吻了起來。韋君是會回來的，也許三年二年，然而

我真瘋了！我爲什麼要允許他走呢？我爲什麼在當時被他的「國家」，「國家」所迷惑……不，爲了祖國是應當的，然而章……他應該拋下我走嗎……，「慧！我不是你私有的，而是四萬萬人所有的，」然而爲了「四萬萬」就去了嗎！韋君在漸漸地離開我越遠了，而且將來更遠，他的鬍子，他的高突的鼻樑……等等都會慢慢地在我的記憶中消失！

下午英來找我，她却冷冷地說：「這沒有多大希奇，在這種動亂的時代裏，你

還要自私！」我知道自私是卑鄙的，但我沒有力量來拒絕「自私」，那有什麼法子呢？我自知比她弱，她坐了大半天，不很重視的對我笑，我真要哭了。

「韋哥的走你應當以爲光榮！你應該鼓勵他去！而你是這樣的孱弱。」英稍溫和的安慰我，「慧！我勸你不要傷感，鼓起勇氣來，在這裏，你也有你的崗位呢！但我已不願想什麼，再說什麼了。」

「戰爭！」我低低的哼着。而英的臉色突然下沉，一扭身走了，我感到四週的空氣像向我夾緊起來。章走了，希望他身體平安。

▲有志出版事業者注意▼

某文化人鑒于海上讀物之良莠不齊，可看者甚少。故擬徵股合辦一出版社，發行定期雜誌與叢書，股額暫定五十，每股一百元。凡有意者請函「武定路紫陽里二十號張少孫先生轉」



划船

金·戈



在春天或者秋天的早晨，淡淡的迷霧，籠罩着波平水靜的小河。太陽還是淡淡的一個。假使是陰天，竟或者飄着一絲絲鵝毛雨的梅雨天，那是我更加歡喜的。

划隻一人坐的划子船，冒着那迷霧或鵝毛雨，逆着水流划去，待我覺得手酸了，就回過船頭，攔起划子，讓它乘着水流淌回去。望着那美麗的景色，幻想出各種憧憬着的世界和故事，有時看看書，或者想些寫文章的題材。當在河的灣轉的地方，划子船碰着坡岸而致船身被顛動的時候，才把我從美麗的幻想中拖了回來，我乃用力的板一划子，讓它仍舊淌到河的中央去。假使是在春天，我看見小河兩畔的田岸裏，農夫們赤了腳，把褲子管捲得老高的，踏在那被雨水浸飽了的田裏，彎了腰，折着身子在插秧。有許多田地太低了，水積得太多，年青的農夫拿起鋤頭，在開着水渠，一邊接在田裏，一邊就讓水涓涓的流向小河裏來，也有用簡單的小水車屏着的。岸邊的小道上，有時有一個老農，一手執着旱烟管，一手牽着他的小孫兒，上鎮去吃茶。在秋天，田裏已換上了綠油油的菜田，我的船旁，常有幾隻橈子船，滿載了菜

或棉花上城去趕早市。船頭的老哥和船梢的老伯，笑着跟我打招呼，淌呀淌的淌過去，待太陽發出濃烈的光芒，小河失去它天真的美麗的時候，我早已離船上岸了。

我有一個同學叫宏九的，他也很喜歡划船，在往年的春假裏，他都要跟我到鄉下去划船。

一清早，我們兩人各人划了一隻，逆着水流往鎮上划去，兩人也分不出什麼快慢。到了鎮上，我們攬好了船就上岸。有時我請他上茶館，他請我吃菜飯豆腐漿，我再請他吃羊肉麵，兩人吃得飽飽的，才興沖沖的回船。在回來的途中是順水，我照例是不肯用手划的，讓它自己淌回去，他卻老是反對我，他說：「這麼死漾漾沒有勁，要生癆病！」我接他說道：「癆病包你不會生，吃飽了用力，倒要生盲腸炎的！」他翹起嘴說道：「咱明天回上海去！」我也笑着說道：「好！」第二天早晨，我還沒有起身，他倒已先起身了，把我推醒來，要我一同去划船，我連臉也沒有洗好，就被他拖下船了。在船裏，我有意一本正經的說道：「到上海去的早班航船，快要到了，我們回去拿東西吧。」他笑着回

答道：「今天不去了，明天吧。」從鎮上回來的時候，他又翹起了嘴說道：「咱明天回上海去！」可是明天，還是那麼老樣子，所以我叫他「貪嘴貓兒」。

上海打仗了，他起初是加入在土山灣的學生模範大隊，後來他嫌得沒事幹，跟我一同加入了救護隊。

後來上海國軍撤退了，這死沉沉的孤島關不住他那個活躍的心，他也撤退了。起先是到南京去攷航校，沒有取。航校因戰事逼近南京而撤往內地去了，辦事處撤退到漢口，他也跟着回到漢口。在漢口，他又報名攷了兩次，都因為脈搏超過水準二跳而沒有攷進。他時常寫信來叫怨屈，我回信總是取笑他道：「這是你性子太急的緣故，脈搏這傢伙也學了你的牛脾氣！」再後來，航校又撤往×地去了，這次他沒有跟去。他的家境似乎不能供他長期的消費，他攷上了一隻長江輪，這是今年春的事，他時常寫信給我，描寫長江如何的雄偉，罵我沒出息，歡喜那麼死漾漾的波平水靜的小河。漢口，重慶，漢口。來來往往的跟着輪船跑。後來，輪船公司把他留在長沙的辦事處裏當差，他又寫信來叫怨屈。

這次長沙大火後，一直到現在還沒有接到他一封信，不知大火把他燒到什麼地方去了？

我們划船遊息所在的故鄉，不久前又有遊擊隊跟敵人的大打，不知又鬧成一個什麼樣子了？

編者的話

野吟先生的蠻地歷險記所給我的印象，正和婁西先生的密龍神父（見本刊第十期）所給我的印象一樣。無論那時印第安人怎樣的野蠻，他們還會保全羅蘭蓀夫人的貞操；無論那時德國兵怎樣的兇暴，他們還留下了密龍神父的一家，兒子媳婦和孫子。現在號稱頭等文明的國家，一樣在戰爭中，對於無辜的，非武裝的平民，卻作了些什麼呢？

國曆年已經過去了，我們來不及出新年特大號，只好將幾篇關於過年的妙文，留到本期來登出。國曆新年未遠，舊曆新年又到，看來，白蕉先生的過年，丁丁先生的你的生命不是你自己的，王玉先生的年始年終，還是很合時的，何況他們又寫得那樣的動人。

有人說，本刊近來似乎成了「情書一束」了，因為長期登載又是一條血痕以外，第十三期又登了冬天裏的夏夜，這期又登了永搭在弦上的箭。這話，也許有幾分對。但是，我相信，只要是真情的流露，實感的描寫，不下流到「摸屁股」，不蕪淺到一味「愛呀愛呀」而字句不通，又何妨其為「情書」，更何妨其「一束」。況且我也有數，在這時代，「情書」儘管「情書」，總也不讓牠「一束」，請瞧着吧。

我們上期登了張貞用先生的一首詩，承他盛意，將他的全部新作都賜了來，因此那首寧波將軍行，又重新登了一下，使抗戰雜詠成爲完璧。

他山之石原名炸彈的禮讚，恐怕太觸目，是我將牠改了的。描寫細膩，意義深長，的是佳作，我願意向讀者推薦。

中學生園地 第九期

目次

緊急集合	毛琴書	都市之秋的回憶	祝豐
離	李中勃	夢	許炎生
劫	李大元	開北憑弔記	鄭少鴻
歲暮漫話	周國治	孤島寫懷詩四首	翁小山
三百零四號	劉炳森	祭	顧傳澐
夜	李展	神仙魚	朱會濟
嗽聲	馬俊傑	送寒衣	厲金才

緊急集合

浙江省立衢州中學
初中三年級 毛琴書

一、號聲驚起了我
「噹噹噹……噹噹……」一陣雄壯的號聲，振入我的耳鼓，在初醒，在半夜，覺得格外驚人。經驗告訴我，緊急集合了。

宿舍裏的空氣，一時緊張了。

「快……快……快」丁師催促着。

大家同時爬起。脚步声，說話聲，呼喚聲……攪成一片。四丈見方的宿舍裏，擠呀擠的，水洩不通。

我以最快的速度，穿好衣服，襪子……可恨鞋子找不到，急煞了。最後發現在箱邊，我埋怨自己，在緊急時不能鎮靜。

跑出宿舍的門，一陣冷風。四面巷裏，一個，兩個……黑影溜過去。我鼓着勇氣，一直跑到了操場。

二、操場上的一幕

一個玉盤高懸在當空，宇宙間的一切，砌成瓊樓玉宇。星兒閃閃眨眼，發出寒涼的光芒。正北方的一顆，在山頂上，射出紅色的光。

靜靜的原野，只有峭利的冷風向面上刮；索索的落葉，細細吐語。偶然遠村裏傳來一兩聲犬吠。

「報告！」尖銳壯厲的一聲，從中隊長的口裏發出，劃破了這大地的岑寂。

校長在台上出現了，莊嚴地，微笑了。他對我們訓話。他沒有說別的，他只闡明了緊急集合的真義。他告訴我們：他要

中學生園地選舉規約

- 一、每期舉行公開選舉一次，凡屬本刊讀者，皆有投票權。選舉票請用附在本刊內蓋有印章之明信片(免貼郵票，即可寄到)，否則無效。
- 一、每票選一篇，填寫篇名或作者均可。
- 一、投票人須寫明姓名地址，否則無效。
- 一、第九期選舉票，限於一月二十日截止，結果在十六期本刊內揭曉。
- 一、每期票數最多之作者一人當選，本社當略酬贈品，以資鼓勵而留紀念。

訓練我們每一個都變成堅強的鐵的戰鬥員。在成長中的新中國，是急切的需要我們……末了，他說現在要舉行一次夜行軍。

夜行軍，多快意，多有意義！……

三、神秘的夜行軍

出發了，女生在前，初中居中，高中最後。目的地起初不說出，什麼意思呢？激勵我們吧？養成我們忍耐吧……似一種神秘的，誰也不能猜得着。

一輪皓潔的月亮，在這無邊無際的太空孤傲地冷冷地凝視着這一羣英雄：山哪，樹哪，自然的一切在這幽美的月色下靜靜地站着，現出異常曠曠神奇的景色。啊！這偉大無邊的自然靜美，這含有詩意的夢似的夜景，偉大啊！美麗啊！錦繡的江山，華夏的土地，我們不能讓他人染指

其間。

長長的行列，在秋夜的田間小道蠕動着。冷風一陣陣地狡猾地來測驗這一羣英雄，會不會喊一聲「冷」或「疲乏」；然而冷風錯誤了，我們絕不覺得冷，更不感到疲乏，因為我們內心的熱血是在騰沸了。風的威勢，能夠融化我們的堅強的意志嗎？

無聲無息的前進，前進，到了，哈！原來就是我們學校的另一部分——靜岩！

四·在靜岩操場

「噦噦噦……噦……」明亮宏壯的號聲從上靜岩發出。

「噦噦噦……噦……噦」下靜岩也響應了。

靜岩的同學，他們都在集合了。

西面遠遠的田邊牆下，黑影一個，二個……漸漸地成串了。

輕輕的脚步，漸漸漸近。

東西的樹影下，黑影也一個個的出現了。

五分鐘之後，他們的隊伍，都已整理好了。

一陣擾動，復歸靜寂，經過教官的報告，校長的獎勵，解散令下，這一羣近千人的人的密集隊形，頃刻間化成無數的小隊，各回宿舍，大家內心熱辣辣的，好像滿載着勝利凱旋了！

離

上海金科中學 高中二年級 李中勃

母校現在是荒涼了，寂靜了；經過一番熱鬧的血戰後愈顯得荒涼了，寂靜了。活潑天真，生氣蓬勃的青年學生們，追隨着遼遠的槍聲炮聲去愈遠。從此不再聽見嘻笑，吶喊，歡呼之聲從快樂的青年學生們的口中發出來；這嘻笑，吶喊，歡呼之聲曾經一度顯示過整個的學校是沉浸在怎樣快樂和優美的環境中！

在校中住了二十多年的老門房也帶了他的幼小的孫子明兒踉蹌地擺脫了不自由的繩索，從此在朦朧的晨光中或垂夜的暮色裏，不再有這忠厚負責的老人伸縮他的柔弱的手，來打那高懸的大銅鐘，使鐘聲一下一下，又莊嚴，又幽嫻地響着。明兒的圓潤的臉，烏黑的大眼，搖動不穩的步子，以及對他那布做的「小妹妹」自言自語時的一股愁氣，都不過存在在別人的回憶之中了。

阿花那隻高大的狗也不是生成的奴性，扔掉了他心愛的綠草地，和他常常在一起玩的飛飛，以及他天天奔馳的大曠場；當老校長流淚地分別這他創辦了三十多年的學校時，牠也跟着去了。於是半夜使人驚嚇的阿花的叫聲是在相隔幾百里的悠遠的地方振盪着；可是一絲一毫也不能傳達這孤獨的母校。殘留下那風聲樹音組

成了淒涼的曲子，更使年老的母校增加了好多感傷憂愁和恐怖駭怕。

老校長雖然在他那最後的一次凝視他費了一世時間和勞力所建成的學校時，是多麼戀戀不捨；可是他終於離開了牠。老校長的沉重而帶啞的聲調，牠曾經使青年的學生們的活躍的心悲傷，安慰，上進和興奮，却變為更啞的嗚咽的哭聲，占了天涯的另一角。

可憐的母校！你是暫時被人拋棄了，留下你孤單單地在死一般的寂靜中來等待敵人的摧殘，敵人的蹂躪。可愛的母校呀！我們怎敢忘恩負義地使你任意受敵人的侮辱。我們正在帶着辛酸的心，流着不能抑制的淚，和費着最大的力在為你爭求自由呢！

劫

上海蘇州中學 初中三年級 李大元

「呼呼」北風怒吼着，樹上的葉被擊動而發出「沙沙」之聲，皎潔團圓的明月，已被層層的黑雲遮蓋着。可是他仍有所不忍地，偶而還偷偷地伸出頭來，拂撫一下淒涼的大地……

「彭……拍……拍拍……」苦痛恐怖的事件，侵襲到了元生家。這是擊門之聲，首先衝破了寂靜的冷空氣，裏邊還夾着槍聲……

元生已從酣睡中驚醒，祇聽見門外嘈

雜地喧嘩着：

「老王，拿木樁來打……」

「彭……彭……拍……」

「狗子，用力打打……媽的！」聲音更大了。

「彭……彭……彭……拍……拍……」

室內元生的媽也醒了，本來慈祥的臉上，堆滿了恐怖，一邊手顫抖着穿着內衣，一邊咕噥：

「喔啞！哪末怎樣？」聲音是那麽硬咽的。

到此時的他，也不能自支了，他雖然很鎮靜地安慰着自己：

「媽的，盜匪有什麼道理！」但沒奈何，上下牙齒偏不爭氣震動得怪起勁的。

本來醒不來的元生之弟，此時也忝立在他的床前，似乎很勇健地：

「什麼的！哥哥，我們不怕……快些穿衣！」雖然他的腳好像身體要掉下河去似的在戰慄着。

啊！外面的聲音益發大了：「彭……」

地好像門要被擊破的樣子。元生的媽，素來胆怯的她啊！在房的四周轉轉着，不知所措。忽然大聲地喊着前房：

「媽！哪末怎樣！」

「唔……不礙的，自己快快把衣裳著好……」

「噲！大家不要慌啊！胆大些，不要……」

嚇壞了，當心小囚！……」突然又從外房傳進了這一大片的話，這是元生的祖父。

「……」

「彭」，震耳的一聲元生家的竈屋門已被擊破了。室內的娘兒三人，便一個一個兒慌忙地衝到中間。接着便湧進了十餘個荷槍實彈面容猙獰的盜匪，嘴裏狂喊着，手裏都執着熊熊的火把。

元生此時胸中更覺得恐慌了，兼之棉衣未穿，在他媽的懷中戰慄着。

「媽的，不要動……」有個兇橫的厲聲地對元生呼叱着。

「唔……我不……」這時他嚇得呆住了。

他此時的眼前，好像有無數火星在飛濺，爆跳；他祇見其中七八個已竄入他的臥室，其餘五六個，把他年老的祖父從床上拖起來，拚命地打他而吶喊着：

「錢……」

「喔啞，大爺我們是……」

「拍拍」耳光聲片片地飛入元生的耳朵裏，他接着便見他們把他的祖父捧到外邊去了，祇聞從淒涼的寒風裏，夾着呼救之聲：

「媽啊！你們好……啊！好痛啦……」

「……」

室內的匪徒慌忙地在翻着，一切應用

物件，都被他們狼藉的拋滿了一地，雪白的米兒，各處洒遍了，好像下了一層的薄雪。

白髮蒼顏的元生的祖母，一個兒癡子般地跟着他們跑，以致被他們狂踢：

「媽的！……」用力地一脚。

她在恐懼着他們弄火啊！

「媽的！錢不肯拿出來，做……」

啊！元生輪到了。生着一臉橫肉的匪徒，蠢然地用了大力把元生的手臂反綁在背後，鞋子聲在狼藉的地面上急遽地「浙……」交響着。

他此時神經有些麻木了，他覺得手臂上有些刺痛。

他的媽在旁哭泣着：

「啊！大爺！小孩不……」

「走！媽的，……」一聲呼叱之後祇聽見「拍……」他媽被打了耳光。

一會兒，元生已懸吊在梁上，「彭……」

「槍托用力的打在他的背上。」

「媽的！沒有錢要命……」

「做……」

「彭……」

他覺得背部的血液加速度地運行着，手節處覺得有隱隱的刺痛，同時，他模糊的眼，似乎看見全身戰慄的媽，在苦苦地哀求着請求他們釋放他。憤怒的火，燒上了他的心，燒痛了眼睛和全身，恨不得打……

過一拳去，撲殺了這許多惡狗。但自己身子已被緊緊地縛着，手是被反剪着的，他清楚的覺得有什麼東西夾在他心的深處刺着，又連肉帶血的撕了開去，一寸一寸的那末痛着。

以後的事，元生全部都模糊了。直到他甦醒過來時，耳中聽見槍聲漸漸地疏遠了。

屋中的一切是零亂地拋着。一家的人們都經恐怖之魔搥弄過，大家愁容滿面地呻吟號哭着。

夜是沉默着，無邊的黑色。冬夜的狂風，叫着飛去，又飛來。偶而天空裏也洒下了淒涼的淚雨。

天不知什麼時候才會亮。

歲暮漫話

上海大同附中 周國治

沒有多少日子，就要度歲了。關於這些，先生，你有沒有感想？也許你是一個飄流在異鄉的游子，你的故鄉已經沒入了魔鬼的手裏。那麼，你在這「歲暮矣」的時候，中心定有無限的惆悵吧。

當你在街頭漫步，看見了路旁賣花女的籃子裏盛滿了鮮花時，你會不會由此想到家園裏盛開的臘梅？那橙黃的色彩，淡淡的幽香。——在初冬的時節，荒蕪的田園裏，只有這燦爛的花兒。說不定，你更

聯想到兩年前居家安閒度歲的情形。但是，在目前你又因為一種原因，不能夠立即回去，那時一腔的悲憤是不言而喻的了。

這些籃子裏的花朵也許引起了你「花似當年人似當年否」的感觸。那末，你就會想到「又是一年了。」時光的消逝，使你追戀着過去的歡笑。或者你是一個消瘦的詩人，你對於已往的歲月，發出了無窮的慨嘆。那末，這些悽惋的詩句，一定是能夠使人感動的。

或者，你並不懷念這些，過去的事情，不值得去追戀。你只記起過了這一個年頭，自己應該怎樣振奮起來，報復這年餘來所受到的痛苦。你的心頭那一定開了一朵仇恨的血花。

三百零四號

上海上海中學 劉炳森

××收容所今天特別熱鬧，幾百個被××兵害得家破人亡的難民，都快活得像過節日一樣。據說××救濟會，爲了天氣漸漸冷了，所以特地從各處捐了不少棉衣來送給他們，使他們可以在冬天不受冷。

管理員阿若特別的忙碌，他一面要留心籃裏的衣裳，不要給誰從中抽掉一件；一面還勸他們別粗率地喊。因此，弄得滿頭大汗，簡直連拭的工夫也沒有。幫忙的只有一個小李。但是小李的手腕也不大靈

活，所以他只做登記手續。

兩個鐘頭，在幾百個人的高聲中消逝了，太陽光已經由濃烈變成淡薄了。在阿若手裏的衣裳，這時除了一件女孩子的小旗袍外，什麼都沒有了。

躲在壁角的「三百零四號」着急起來了，他想人家都有，而自己還不會領到，這一來幾乎叫他哭了。於是，他咬緊了牙關，鼓起力氣，將那隻黑瘦的小手，朝自己頭上一摸，然後立起來對阿若說：

「先生，我還沒有！」阿若一聽有人對他說話，而且這聲音分明是一個小孩子的口氣，所以他立刻挺直身體，向四面望了一望，只見有一個十二三歲的孩子立在牆角用兩隻小眼睛盯住他。那孩子上身穿着一件麻呢布的單短衫，在左邊的口袋往上二三寸的地方，掛着一條白布條，寫着：「××收容所第叁百零四號……」以下的數字已經褪得不能辨認了。阿若用溫柔得像父親哄小孩子的神氣對他說：

「小朋友，你還沒有嗎？」

「我還沒有。」小孩子低聲的說，又恐怕阿若不肯相信，把一隻手往眼角一按，似乎要哭出來。

「只有這一件女孩子穿的棉旗袍，你要嗎？」

阿若因爲衣服都發完了，只剩了這件女孩子的旗袍，他想暫時安慰一下這可憐

的孩子，就這樣帶笑的說。

『先生，怎會不要，我的家給××赤佬燒了，我的娘也給××赤佬打死了，我家裏什麼人都沒有了，先生你把它給我吧，我不願凍壞身體——』

話都沒有說完，這孩子忽然大聲的哭起來，他是越來越傷心了。

接着，這孩子用袖子揩面上的眼淚，似乎又想到了一句什麼，楞了二三分鐘纔說出來：

『我要替娘報仇！』這一下，可把整個收容所裏的人驚醒了，每一個人都用一百十分驚訝的神氣，一齊掃到這孩子的身上。

隱藏在肚子裏的情恨，重新在每一難民的面上發出來了。老太婆在偷偷流淚，年青人咬緊牙關，捏住拳頭，好像馬上就要和什麼人拚命似的。

『不把××赤佬打出去，我們永遠要過飢寒日子的。』

大家朝那說話地方看去，天卻已經黑了，看不見是那個。

夜

上海中華補習學校 李 展

蒼黃疲弱的太陽剛逝去，彩雲的色澤漸漸地由青灰轉至深灰以至變成了黑，把一個萬籟無聲，寂靜的夜晚送來了。

冷風獨自寂寞地在空間搖曳，灰黯瘦

長的街道上，幾隻狗兒頭昂得高高地，望着空中悠長而尖銳地叫着，高聳的梧桐被風吹得簌簌地作抖；夜的景象。雖然富有詩意，却不免使我感到茫然了！

天，是如此地孤索，如此地憂鬱；地，也如此地氳氳，如此地沉寂；階下飄散着枯焦的黃葉，林際深睡着惡醜的烏鴉。

——夜，深葬在人間，沒有一些光明的漏照。

風越吹越緊了，葉越飄越有勁了。晶月似少女般嘆嘆着，孤獨地掛在天空；數顆明星，嬌羞地把自己的濃情，頻向着夜陰拋投，在得不到回答時，便暗暗地哭泣起來了，啊！好傷懷的星月。

接着：

——夜鶯來了，你啊！用不着感傷的歌調，來撩起我的鄉愁，引起我的哀怨；去吧！這裏沒有甚麼留戀，更沒有人來讚美你，去吧！可憐的小傢伙！

寒氣侵透我的肌膚，我倒往牀上假睡了許多紛亂的相思。處處烽煙，那些流落在天涯海角祖國的兒女，癡望着他的伴侶的蹤跡，期待着他們歸來，同回到故鄉的懷抱裏，但是啊！……我的心兒不禁如落葉般地淒然欲碎了！……睜開眼，覺得天地悠悠！前程迢迢！啊！這夜是如此的憂鬱，我的心也如此的憂鬱！

隔離了一年多的故鄉，不知怎麼樣了？！原有背耙的老農，帶犁的耕牛，迄今，何處去了？！頹垣，殘瓦，棟拆，梁摧的景象，總是慘不忍睹的了！可是，這殘破的房屋，荒蕪的田園，遺留着戰士的熱血，它將成爲未來開花結實最好的肥料啊！……家，叫我如何不想念你呢！……

我記憶起王軍先生的家戀：

我記起 秋夜 庭院中有一地樹影

深夜 有人徘徊 輕輕的步履聲

敲出夢一樣的情調 (是在夢中

吧！如此縹緲……)

我記起 家的隔隅有一隻破舊的紅

皮箱 鎖是鏽得斑斕 (裏面有往

昔的影蹤 多年已未打開 今在何

處？)

每夜在夢中 欲返回白雲邊——家

在雲外啊！秋夜又短 如何能到

(主人流浪於千山萬水之外 有誰

會撫着敗壁碎瓦 惋歎家園的失去！

)

這短短的詩篇，映入了我的心坎！

夜，形成人間的綺夢，舊日的酸甜

——只留着枕隅的一滴淚痕。……

風，儘管吹吧！吹痛了我的心！

葉，儘管飄吧！飄失了我的靈！

夜，這秋終冬初的夜，原是個苦惱的

季節啊！……

嗽聲 上海中國醫藥社 馬俊傑

微弱的月光下，籠罩着寒冷的氣氛，茫茫的宇宙，浸沉在岑寂之中，銀光吻着白霜，互相照映，使大自然的景物，分外地顯明。呵！這原是一個冬夜的景象啊！

在××路的一片荒場上，有一所用幾塊破板鉛皮等物搭成的茅屋，非但簡陋不堪，而且小得如鴿籠一般，在朦朧的太空下，不時由裏面從空氣層中，傳出一陣陣的嗽聲。

「阿哼阿哼……」

這無疑地是小三子底爸爸底嗽聲，他近幾天來，日間雖然掙扎着將疲倦得倒下來的身子，但是無情的病魔，終於毫不憐憫地糾纏他，使他一日憔悴一日，在夜間，高熱燃燒着他的周身，咳嗽頻頻而作。

小三子睡在挺硬的地上，雖有一層薄的稻草鋪着，但地面上的寒風，依舊一陣陣的往上直透，襲擊着他的背脊，使他畏縮得如刺蝟一般，不住地把如蝴蝶花一樣的棉被往身上拖；但這破舊的棉絮，那裏能敵得住這嚴冬寒氣的侵襲呢？

「阿哼阿哼……」

一陣劇烈的嗽聲，把小三子從睡夢中驚醒過來，他凝望着父親龍鍾的老態，和枯黃的臉色，不禁使他幼稚的心靈激動起來，一層憶念的薄膜，蒙上了他的腦海。

他想：母親不是很愛我嗎？她天天擁着我睡覺，有時我從惡夢中驚醒過來，她總說：「孩子，莫怕，有我媽在。」但是某一天的下午，一輛畫有有很大的「十」字的汽車，駛到我們屋子前的一條馬路上停着，上面跳下幾個人來，直向我們這所屋內衝來；那時，我望望媽媽，還直挺挺的睡着沒有起身。——媽媽不是絕早起身嗎？就是這幾天不知爲甚麼不起身來，或許和爸爸嘔了氣也未可知——看看爸爸，却

哭喪着臉，面色異常慘白，一見這幾個人，便指着睡着的媽媽，他們就七手八腳如狼如虎的把媽抬了去，裝上大汽車開走了。嚇！媽媽真有福氣，竟然坐起大汽車來；然而媽真狠心，爲什麼不帶她的愛兒一同去玩呢……

當我們住在南市的時候，那時姊姊正在某工廠作工，她時常從外邊帶來些意外的食品，糖果哪！餅乾哪！並且當我肚子餓了，便伸手向媽媽要錢，買大餅油條。然而，在某一天的清晨，爸媽等正在檢點東西，忽然來了四個穿黃衣的××兵，他們一望見我年輕俊俏的姊姊，不禁發出一陣可怕猙獰的狂笑；有一個××兵，突然的擁抱着姊姊，不知預備幹什麼勾當，但是，呵！姊姊真厲害，出其不意的，突然的非常酸辣的一巴掌，打得那鬼子兵阿唷阿唷的直叫起來。他暴跳如雷，很迅速地

脫下挂在身上雪亮的刺刀，猛烈地直向姊姊肚子刺去，勇敢的姊姊，在刀光一晃之下，立列倒了下去，很平靜地安臥在地上，一動也不動……

「阿哼阿哼……」

嗽聲打斷了小三子的思潮。小三子的爸爸用着火熱似的粗糙的手，撫摸着他的周身，更給予平然地添上了一層熱力，使他整個的心房，充滿着沸騰的血液，似乎要迸將出來，祇聽見小三子的爸爸，一面呻吟着，一面斷斷續續發出顫抖的聲音：

「唉！孩子，你的姊姊在國軍退出南市的那一天，爲着反抗××，喪生於他們刺刀之下……我們雖然幸運地從哀求下逃出了××兵的虎口，到這裏搭了一間旋身不轉，如鴿籠一般的茅屋居住，然而，你的母親，可憐的她，爲着你的姊姊憂傷成病，在前天下世了！爸爸近日，咳嗽，一日厲害一日，面色枯黃得蒼老得更不像樣兒，雖然掙扎着起來拉黃包車……唉！這實在是沒法呢，你年紀還小，不能幫爸爸賺錢，做爸爸的不得不彎着背，忍受着生活的鞭撻，假使爸明天不能起來掙錢，我們便要一天沒有飯吃，便要活活的餓死……唉！孩子，記住！是誰燒燬了我們的老家，是誰致你姊姊和媽媽於死命，一切的痛苦，又是誰給我們的。將來你長大起來，總要替你媽和姊姊報仇雪恨，方始無愧

於在九泉之下的他們……」

小三子稚嫩的心靈上，不禁起了一陣痙攣，眼睫上不知何時沾上了淚液。突然一滴熱烘烘的淚水，卻滴在小三子的臉上，這顯然是小三子的爸爸，亦在淌淚，這更使小三子痙攣得厲害，終於禁不住的，失聲的號啕大哭起來。

「爸啊！爸啊！孩兒長大起來，一定要替我已死的媽媽報仇，一定要同我燒燬我老家的敵人拚命。」

都市之秋的回憶

上海復旦黃中 祝豐
高中一年級

秋天。明朗的午後的陽光，帶着輕快的秋意，照耀着。

馬路上，汽車飛馳着。輪子，在柏油道上滑過去。奧斯汀，雪佛來，……一九三一式，一九三九式，天藍的，漆黑的，澄黃的。……電車，公共汽車，一路，十四路，……黃浦灘，靜安寺，兆豐公園。

包車的輪子，雪亮地。坐車的斜着身——舒適的姿勢。膝上蓋着的氈子，顏色是夠華美的，讓秋天的陽光在這些上面，閃着，閃着——金光。

滿是人：大商店，百貨公司，綢莊。……人行道上，西洋女人過早的皮領大衣，帶着富有的驕傲，高跟鞋得得的走過。中國女人的絨線衫，夾大衣，秋風輕拂着

。猩紅色，玫瑰色，暈黃的象牙色，像燦爛的黃花，顏色上面寫出鮮豔和秋意來。

我彳亍在這深秋的街頭。

「先生！……」在這鬧市，低聲得像一隻鴨。

我回過頭：憔悴的臉，蓬亂的頭髮，疲倦的眼珠，破碎的衣裳。

一個三十歲的母親，兩個孩子，背着一個，攜着一個。

瑟縮地，聲音顫抖着：「救救我吧！先生！……」

「這孩子賣給你，先生！十塊錢，只有十塊啊！……這樣大了，會得擦地板，倒痰盂的。……是聽話的，先生！免得他凍死，餓死；就如養隻狗。」

（是的，狗不止這幾塊錢，養狗也得用牛肉和牛奶的。）

天真的臉，飢餓的眼珠，大的頭，鼻上拖着——一條鼻涕。十歲了吧！正該是裹在羊毛衣服裏，含着巧格力，坐包車上學的時候。

一位老太太停了步。「爲什麼這樣呢？」

「沒法啊！老太太！他的爸失去了，在逃難的晚上，那樣漆黑的夜晚。走山，人是那樣多。家鄉，炮火毀了牠！房子燒掉，唉！……」她抹把眼淚。

「到難民所去啊！那裏會收你們的。」

真是功德無量！」老太太也許是信佛的。

「我逃到這裏，真是千山萬水。日裏走，飛機會掉下炸彈來。……我總算逃了一命，同着兩個孩子。可是，在異地裏，我不認識一個人。難民所，擠滿啦！到處是難民。我想不如一下都炸死了，倒乾淨！……老太太，這孩子買去吧！這樣大，聽話的。是秋天了！以後是冬天。冰冷的雪花，北風凜冽啊！孩子有個去處，我凍死，餓死，也安心的！……老太太，只賣十塊錢啊！」

帶着寒顫，聲音抖動着。於是，眼淚一粒，兩粒，三粒，……滴下。

我輕輕走開。我羞恥，慚愧，憤怒。我伸進寬大的衣袋裏，我觸到冰冷的，只有回去的幾分車錢。

「媽！……我餓！……」秋風輕輕從背後送來；也送來一陣良鄉栗子的甜味。年紅燈亮起來了！紫羅蘭，蘋果綠，玫瑰紅……蛇樣的閃着。

一個妖媚的笑，妖媚的嘴唇，妖媚的眼睛……

「去啊？」——誘惑而倦意的聲調。都會之夜開始了！汽車疾馳着。

大光明，仙樂，百樂門，璇宮，夜總會，華懋，東亞，大西洋，土耳其按摩院……

燈光下，人行道上——一塊白色的字，一個人孤獨的立着。那是一個告地狀的。

夢

上海滬光中學 許炎生

靜悄悄的黃昏，配着陰沈沈的烏雲，愈顯得不久黑魔將要光臨到人間。

在禮堂的前面，傳來一陣很大的聲音，夾着吃吃的笑，彷彿象徵這時的情景，是非常歡樂而熱烈。

「新年又要降臨了，你看窗外的銀海是多麼地可愛。」

「往日噪叫的鳥兒那裏去了？點點的雪花飄飄地朵朵地落在這神秘的宇宙，假使他是白銀的話，那末全世界的人羣不是很快的都成了富人嗎？雪呀！你能把他變爲白銀嗎？」

他一個人面對窗外坐着，默默地。

「明祥你在做什麼？」一種細微的聲音傳來。他回頭一看，原來是他的媽媽，帶着慈祥的臉色，和藹的笑容，額角上並現着層層的皺紋，仍是勤懇地愛護着兒女。他想起，他的眼淚真要滴滴地落下，但他不敢，只是偷偷地揮着淚，表示他內心無限的傷感。

「孩子，剛才爸爸買來不少的東西，快去拿！」

「哦！」他想起了：「原來今天是聖誕節的晚上。」

他連忙跳躍地走到他爸爸的面前懇切地求着。

「哥哥，你看這隻木馬多麼好呀！爸爸說的：他還會鳴呀鳴地叫呢！哥哥，我們也來騎，好嗎？」他的弟弟用着笑瞇瞇的眼，不住地射着他的哥哥。

他看了這種情形，心裏像小鹿般地撞，臉色陣陣地急得似乎要流出水晶般珠兒，不住上下地轉動。

「明！莫急啦！」說罷，給他一塊玉做的寶塔，放出翠光，刻繪着非常精美的字句，寫着：「還我遼東」，配着許多紅色的鮮花，很含有一種深刻的意義。明祥看了非常感動。

「爸爸，我一定不負你的寄託。」一會兒屋的四周都燃起輝煌的燈燭，禮堂的中央燃着一棵金銀樹，上面還立着一個整齊可愛的聖誕老人，背着重重的一個口袋。

弟弟最是頑皮，不禁叫道：「老人呀！把你底袋兒給我吧！」說罷用手去拿，明祥見了，連忙搖着手拖他過來，婉婉地對他勸說：「弟弟，使不得呀！」

忽然他的身上吃了一棍痛醒過來，面前站着一個巡捕，恨恨地看他一眼。他嚇了一跳，回顧自己的衣服；原來還是非常整潔而污穢。

「他媽的，幹什麼？……去！」那巡捕一面將他拖起，一面舞着木棍命令他快

快離開。

他看了沒有辦法，只好低着頭，隱含着眼淚，匆匆地跑開。

他想起剛才的夢境，抬頭一看，果然他目前一個商店的棚窗上，列着一個聖誕老人，還在揹着重重的包裹。他輕輕嘆了一口氣，默默地對着老人說：「老人呀！你可能送一些禮物給窮人嗎？」

關北憑吊記

上海中國職業補習學校 鄒少鴻

破壁頽垣，荒煙蔓草，此種景象，往時僅於讀古人蕪城賦得之，而未實見其地，以爲詞賦家想像之言耳。

自滬戰事起，敵人以關北一帶，爲進攻之目的地，於是舊日繁華之場，一旦成爲灰燼，迄今重過其地，覺蕪城賦中之所載，猶未盡萬一也。

戰事西移後，曾同二三友人，得旧軍部之特許，作關北之行。過寶山路而西，重建之商務印書館工場，早已蕩然。其餘各大建築物，亦盡燒燬，夷爲平地。撫今追昔，不勝滄桑之感。然孰令致之，誰實爲之，而乃至此，不能不歸咎於東鄰矣。戰事伊始，國軍固竭固抗敵也，民衆亦踴躍助戰也，乃鏖戰三月餘，伏屍數萬，浴血數里，而終不能將敵人揮於國門之外，以致關北一隅，成爲今日憑吊之場。

有心人莫不同聲一哭也。

嗟乎，落日青燐，誰辨英雄之骨，悲風白水，莫招烈士之魂。今過此者，誰不欽佩武裝同志奮不顧身之精神哉！

孤島寫懷詩四首并序

上海松江中學 翁小山
初中三年級

國靈未除，島夷又肆炮火；驚心河山變色，海疆被鎖，都市遭焚，粉墨登場，願作他人之牛馬。弓刀出境，誓殲此輩之狐狸。不顧傾家，同來救國；故雖腥風遍野，難消士氣之揚，血雨漫天，定奠漢家之業。乃者蘆溝之戰血未乾，淞滬之胡塵又起；凡我士民，劍拔弩張，同聲抗敵請纓，投筆共起從戎。況余輾轉流離，奔馳勞瘁，既悲國難之日深，又痛家鄉之地陷。每見報章，屢傳捷訊，不禁為之鼓舞者再，因成絕句四首，以彰戰績。嗟乎！余無杜甫之才，望收蘆北，亦有蘭成之憤，哀遍江南云爾。

突然事變起春申，獨有將軍不顧身；夜半誓師齊痛哭，願將白骨委胡塵。半壁河山苦戰中，大刀隊裏見英雄；頭顱滾滾知多少，膽落東夷盡望風。幾更敵帥入中原，島國難招戰死魂；日日昇屍歸海外，至今東報未明言。武器輸入十倍強，全憑忠勇入沙場；鼓聲百戰終無死，不讓當年戚繼光。

祭

上海華東聯合中學 顧傳渥
高中三年級

安靜地躺着吧，我們的偉大的民族戰士。我撫着你那朱色的新碑，正如最後一次撫着你的身體一樣，一種寒冷的悲感直襲上心頭，我不能自制地眼眶裏湧滿了熱淚。「咬緊牙向前進啊！絕對不許流一點眼淚。」我永遠牢記着你的話，我決不爲了眼前的環境流一點眼淚，但是爲了失去一個勇敢的戰士，我怎能不悲憤地痛哭一場呢？我永遠詛咒那粒瘋狂的鎗彈，它奪去了你寶貴的生命，奪去了我們的戰士。

一顆隕星還閃耀着它的光芒於最後一瞬，你能沒有完成你的任務就躺下嗎？我記憶着你在永遠的安睡之前，那兩隻手緊扭着，梅單像捉住了敵人一樣，繼續地呼喊着：「我不……想死，我還要……起來……」嘶啞的聲音裏是含了多少淒涼與憤慨啊！這是你最後的掙扎了，你終於力竭地平躺在床上了；我第一次看到淚珠出現在你的眼角，你那蒼白的臉上充滿了不平，這該是你向生命之神的抗議吧。但是完了，你畢竟躺下了。對於你母親祇是少了個孩子，對於我們國家却喪失了個很勇敢的戰士。我現在踏進了你的墓地，白楊樹在西風瑟瑟縮，衰草在腳下哀哀訴着，夕陽如一枝殘忍的筆，描繪出整個的曠地。在這裏踽踽獨行的祇有我一個，我帶了一點兒微

薄的奠儀，你當然不會介意的；但是我要獻給你的却是一句話，就是到今天我們後死者並沒有停止我們的鬥爭。可以安心了吧，勇敢的戰士，你終於實現了你的話，願意做一個無名的英雄。是啊！沒有千萬個無名英雄用骨頭鋪成道路，那麼後來的戰士將如何向前行進呢。

我把酒灑在你的墓前，希望這裏開出燦爛的花，片片的落紅正如揮灑着血淚，爲一個民族戰士作深沉的哀悼。我看別人的墓前有着一片焦枯的草，獨有你的墓前却沒有，一個烈士的墓竟沒有人來祭掃嗎？不是看了這塊石碑，就是我也不信你會長眠在這裏。戰士啊！你正懷念着那烽火滿天的戰場嗎？請不要嘆息，我們沒有死的將拾起地上的鎗，緊握着它向前衝去，繼續你沒有完成的志願。啊！號角頻催，那遠處傳來的「祈戰死」軍歌，激動了我的神經；我熱血沸騰，不能再安靜地立在你的墓前了。英勇的戰士；我們一定咬緊牙關向前，不再流一點眼淚，你那英勇的影子將在我的記憶中永生，安靜地躺着吧，民族的戰士。等凱旋回來時，我再獻給你一杯敵人的鮮血。

神仙魚

上海華東聯合中學 朱會濟
高中一年級

一個特製的玻璃缸中，滿滿地裝着一

缸水，水裏雜綴着二三塊山石，三四叢水草。水面被噴泉衝激着，微微地起了些波紋。神仙魚到了這裏雖然未及一年，然而早把牠在青嶺山下綠水溪中的故事，忘記得一乾二淨的了。餓了？有的是主人撒下來的的小蟲兒，水中常生着的水草兒；大魚兒，小魚兒，再也不會來難爲牠。冷了？熱了？有的是冷熱的調節器，牠的居處總是春季一般，牠簡直忘了牠還在人間。這樣自在的所在，從無飢寒的交迫，又無仇敵的侵擾，難怪牠要詠「樂不思蜀」哩！

牠昂昂然地游來游去，翻着泡，張着腮，大有不可一世的樣子。特製偽作陽光的電燈，在我們的目中只有慘淡；少見世面的神仙魚，還是以爲日光呢！牠忘記了宇宙間的光明，竟以一盞小小的電燈當了白日。牠把監獄當作樂園，不理會自己是人家的玩物。

青山下，綠水前，花影佈着的溪裏，果然算得一個大好的所在；可是適口的蟲兒，合味的草兒，究竟要出努力才能得到。牠——號稱神仙的，現在真像神仙一般了。

牠不怕有人笑牠犧牲自由，罵爲玩物。牠總願過着自以爲神仙的生活，正是笑罵由人笑罵，神仙我自神仙。

送寒衣

上海青年會中學
高中二年級 厲金才

我們都是神槍手，
每一個子彈消滅一個敵人。
我們都是飛行軍，
那怕那山高水深。
……

沒有吃，沒有穿，
自有那敵人給我們送。
沒有槍，沒有砲，
自有那敵人給我們造。
我們生長在這裏，
每一寸土地都是我們的。
無論誰要強佔去，
我們就和他拚到底。

一陣陣洪亮的激昂的歌聲，蕩漾在太空裏。

大地是這樣的沈寂，沒有一點聲息，
祇有那肅殺的秋風在忿怒地吼着。

他們十個人，都還祇穿了一身薄薄的單衣，揹着笨重的步槍，疲乏地在瓦礫堆上顛簸着，歌唱着向公路邁進。——今夜，他們預備跨過這公路而到達×村。

將近公路的時候，突然走在最前的王明伏下身子，把耳貼近到地面又猛地跳起來說：

「同志們！××鬼子的卡車來啦！快散開。」

一霎，十個人消失在叢草裏。那高長的野草在颯颯的秋風中搖曳着。

公路上，一輪灰黃色的卡車，呼呼地喘息着馳來。

「拍！」尖銳的槍響劃破了靜空。
開車的已知道這是什麼預兆，想開足速率逃去。

可是「拍！」又是一響。汽缸着了火，使這萬能機器無法彈動。

於是車上的××兵都驚慌地跳下，躲在車後毫無目標地放着。

「噹噹！拍拍！」雙方起了一場小小的接觸。

× × × × ×
每人身上都已穿上灰黃色的去掉肩章的呢制服，這已經解決了他們的寒衣問題。在背上又揹上一枝最新式的步槍。

跨過公路，踏着輕鬆的步伐，繼續向前邁進，唱着：

我們都是神槍手，
每一個子彈消滅一個敵人。
……

沒有吃，沒有穿，
自有那敵人給我們送。
……

一陣陣洪亮的激昂的歌聲，又復蕩漾在太空裏。

大地是這樣沈寂，沒有一點聲息。
可是那肅殺的秋風，已吹得呼呼發響——
似乎在慶祝這場小小的勝利。

中學生園地第七期選
舉揭曉

- | | |
|---------|-----|
| 某夜 | 二七票 |
| 孤感 | 二五票 |
| 落葉之街 | 二四票 |
| 想念中的堅君 | 二三票 |
| 荒涼的土地 | 二三票 |
| 時 | 二〇票 |
| 血腥圖畫 | 二〇票 |
| 誰的罪惡 | 一九票 |
| 野草 | 一九票 |
| 家 | 一七票 |
| 流浪者 | 一七票 |
| 送友人入××隊 | 一五票 |
| 億 | 一四票 |
| 飄泊的旅途 | 一四票 |

THE TEA

Literary Semi-monthly

No. 15

Edited by Morrison Hu

Published by

THE LITERARY PUBLISHING SOCIETY

No. 47 Lou-dong-ka-loong, North Chekiang Road
SHANGHAI, CHINA

January 16, 1939

15 Cents per Copy, \$1.60 per Half A Year, \$3.00 per Year

Postage Extra

不准轉載

有著作權

紅茶

文藝半月刊

第二十八年一月十六日出版
第十五期

本刊每册實售一角五分

(外埠加郵費一分)

主編人 胡 山 源

出版者 紅茶文藝社

上海北浙江路唐家弄四七號轉
電話 四二四四六

發行者 文粹出版社

上海北浙江路老唐家弄四七號
電話 四二四四六

總經理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上海福州路三八〇號
電話 九二二一三

外埠代定處 各地世界書局

本國郵票一角以內九五折計算一角以上不收	全年	二元册	三元	每月一日十六日出版 特刊無定期
	半年	三册	一元六角	
	零售	每册	五分	
郵 費				
	免收	國內	香港澳門	
	免收	南洋	歐美	
	九分	四角	一角	
	四分	二角	一角	

本社發行

中學生文藝選粹

徵求預約登記

本刊增開「中學生園地」以來，讀者投稿，非常踴躍，佳作如林，美不勝收，現在第一屆選粹，即將結束，但已選未刊之佳作，未及刊出，現擬發行「中學生文藝選粹」單行本一冊，將已刊未刊之佳作，重新整理，完全吸收，每一作者，刊印小影一幀，全書一厚冊，現將開始排印，特訂預約登記辦法如左：

一、精裝本 布面燙金，實價九角。
 一、普及本 洋裝硬面，實價七角。
 一、登記期限 凡在國曆二月十五日以前登記者，優待六折。
 一、付款辦法 (1)本埠讀者登記時不必付款，出版後照登記地址，專差送上，銀貨兩訖。
 (2)外埠讀者請在登記時付清，並附寄費一角。

徵求偵探小說「斐洛凡士」偵探案
 茲有某讀者，委託本刊徵求前世界書局出版之「斐洛凡士」偵探案全集六冊，計「貝森血案」、「金絲雀」、「黑棋子」、「姊妹花」、「古甲蟲」、「神祕之犬」，如有願意出讓者，請函本社服務部，即當派員趨前接洽。

第五次文虎謎底揭曉

(一)小便請上 (二)一搭一檔，一吹一唱 (三)當歸兒 (四)中美 (五)香瓜 (六)蘇存德 (七)戰太平 (八)楷 (九)胡兵伺便 (十)長治女子

贈獎辦法
 一、期限 自一月十六日起至卅一日止
 二、代寄郵費 八九條者一角二分六七條者六分。四五條者三分三條以下者一分。掛號一律加八分。
 三、領獎人或委託代寄之收件人，其姓名地址，須與猜射時明信片所寫者相同，否則無效。

詩謎徵射 (第七次) (漢) 值課者卧士

- (一) 三柳 波清絕處 烟涼晴層鷗
- (二) 江城如畫水天 開遙涼清浮
- (三) 幾度滄桑取次 悲看驚經休
- (四) 老大馮唐猶下 士里淚澤泣
- (五) 陶令去官莫漫 猜傷喪輕驚

應徵及贈獎條例如下：

1. 應徵者須用本刊所附蓋有印章之明信片，方為有效。
2. 該明信片，不必粘貼郵票，即可寄到。
3. 贈獎辦法：
 - 甲、五條全中者贈紅茶文稿紙十打
 - 乙、中四條者贈紅茶文稿紙七打
 - 丙、中三條者贈紅茶文稿紙五打
 - 丁、中二條者贈紅茶文稿紙三打
 - 戊、中一條者贈紅茶文稿紙一打
4. 以上贈獎辦法，不拘名額。徵射結果，在第十七期上揭曉。
5. 本社備有對證古本，如有懷疑，儘可查對。
6. 猜射期限，本埠一月卅一日截止，外埠二月五日截止，務請讀者注意。